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论柏一长篇小说的女性书写

A Study of Feminine Writing in Bo Yi's Novels

吴佳荟

NG JIA HUI

22ALB02739

指导教师：袁敏荣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论柏一长篇小说的女性书写

A Study of Feminine Writing in Bo Yi's Novels

吴佳荟

NG JIA HUI

22ALB02739

指导教师：袁敏荣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Ng Jia Hu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ii

致谢-----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 -----7

 第四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11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13

第二章 人物形象的两面塑造 ----- 15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刻画 ----- 15

 一、职场事业型：现代女性的独立形象----- 16

 二、豪放、冲动、理性：女性多样化的鲜活形象----- 19

 第二节 男性形象的刻画 ----- 21

 一、父权、夫权与男权：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型形象 ----- 22

 二、从语言、行为到情感：男性对女性的施害者形象 ----- 24

第三章 女性意识的多维展现 -----	28
第一节 婚姻、身份、身体：女性自主的体现 -----	29
第二节 亲情和友情：女性的情谊与冲突 -----	31
第三节 “娜拉式出走”：女性成长的自我修整 -----	36
第四章 现代女性情感观念的嬗变 -----	40
第一节 超越传统恋情：现代女性的超前恋爱观 -----	41
第二节 身体与情感：灵肉关系的多重形态 -----	43
第三节 精神共鸣的爱情追寻：女性情感再归属 -----	47
结语 -----	50
引用书目 -----	5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吴佳荟 NG JIA HUI

学号：22ALB02739

日期：2026 年 4 月 24 日

摘要

女性书写在马华文学领域中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见多。柏一作为马华文坛 6 字辈的代表女作家之一，学界对其作品出现研究断层现象。本文以柏一的 5 部长篇小说为研究范围，发现小说皆围绕都市女性展开叙事，细致呈现女性在社会结构与两性情感的生命体验。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在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上结合社会历史批评法，探讨柏一小说中的两性形象建构、女性意识的呈现以及女性情感观念嬗变的内在逻辑。本文由表及里，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其一是两性形象的分析，柏一塑造具备职业能力与独立意识的女性人物，并以负面男性形象为对照，揭示父权结构在对女性造成的迫害。其二是小说的女性意识体现，女性在生命选择中展现了主体性与身份认同，并通过“女性情谊”“厌女”“娜拉出走”等策略增加女性书写张力。其三是对女性情感层面的剖析，表现女性突破传统规范，将情感归宿由婚姻制度转向精神契合的自我认同追寻。整体而言，柏一的小说呈现了现代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反抗与自我追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亦是其在现实困境中，通过不断调整自我的结果。本文试图填补柏一的女性书写研究之空白，并希望促进学界对柏一作品作出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柏一、长篇小说、女性书写、人物形象、女性意识、女性情感

致谢

大学之旅行至此，感谢一路坚持到现在的自己。在求学与兼职交织的日子里，在无数疲惫、崩溃，的瞬间，仍咬牙走到这里。我的两只“毛小孩”是安静的陪伴者，在我被压力挤压之时，慢慢抚平我的负面情绪。

其次，我深切致谢于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袁敏荣博士。从最初选题时的迷茫，再到 FYP 2 逐步成形的过程，老师始终以耐心的方式引导我，提供我许多帮助与建议。不仅如此，老师会非常仔细地检查我的论文，约谈时也愿意花很长时间协助我调整内容。甚至在我怀疑自己时，她总能以不经意让我重新拾自信。

同时，我也要感谢研究对象柏一老师在网络上的回应。在数次请教中，柏一老师皆给予细致而认真的回复，使我得以在文本之外，实现与作家的交流。老师的亲切友善亦悄然改变了我对“作家”的刻板印象。

最后，感谢大学四年来一路同行的革命战友。那些一起熬夜赶报告的夜晚、一起为期末考奋斗的时光，想必未来回望时，会怀念这些并肩的时光。

第一章 绪论

本章共设有 5 节，内容分别为：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和目的、前人研究、研究范围和方法、最后为研究思路。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柏一¹，原名黄慧琴（1964 - ），出生于霹雳州怡保，是马华文学的 6 字辈²女作家。她的创作文体甚广，包括长中短篇小说、长篇纪实、微型小说以及散文，出版著作共 19 本。³她在自序说到“爱写长长短短的小说，每一笔都是一滴窃喜，皆因残缺或完美的人生，这就有权去主宰了。”⁴柏一认为长篇小说在文学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它最重要是能让读者有继续阅读和知晓结局的欲

¹ “柏一”在不同地域上有念法差异，马来西亚与台湾习惯念作“bó”音，而大陆则念“bǎi”音。该笔名蕴含其个人典故：柏一家外曾栽有一棵圆柏树，其养护过程对水量与日照的要求极为苛刻，稍有不慎便易糜烂。柏一将圆柏比作文学，认为“一分耕耘未必有一份收获，写文学要用心，成果却不可预见”，基于此寓意而取笔名“柏一”，以寄寓自身对文学书写的态度。源自：柏一，面子书私人通讯，2025 年，12 月 12 日。

² 在马华文学中，“字辈”用以划分不同年代的作家群体。这种划分便于整体分析马华文学创作的世代特征、文学思潮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柏一划为 6 字辈，即 20 世纪 60 年代出世的作家。

³ 柏一是得奖作家，曾获国内外逾 30 项文学奖，包括花踪散文首奖、马来西亚优秀作家一等奖、全国长篇小说奖等（详见：柏一（作家），Facebook，2023 年 7 月 20 日，图片，<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7mE8Yymb3>。）柏一从恩师曹又方（1942-2009）获得启发，故不再参加文学比赛，转而出版自己的文学创作（详见：柏一主讲，李婷欣主持〈柏一台大专访摄录专辑〉，国立台湾大学，2024 年 6 月 1 日，访谈，1:4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Ud_VFcOHgVpbu7UVtTmqoRS4N7CrXPJx。）

⁴ 柏一对浪漫爱情表示道“无所谓。来了也好，走了就算，反正喜怒哀乐过，就告一段落。爱情很迷人，也很累人，我希望能不断拥有又不断失去，以免腻死。”引自：柏一著，《黑恋》（台北：方智出版社，1995），封面。；柏一也喜欢将自身对人生与爱情的想法写入小说里，可见她是一名人生派作家。

望。⁵1994 年到 2016 年期间，柏一共出版 5 部长篇小说，即《黑恋》《画城倾情》《生命交叉路》《北赤缘》和《大户·幻》，其中《画城倾情》和《北赤缘》的版权被售予中国公司改编为影视剧。

柏一的长篇小说以女性为主，讲述现代都市的爱情故事。在文中，柏一以女性视角出发，书写女性与丈夫、恋人、亲人、朋友之间的生活和情感互动。此外，她的长篇小说善于描写女性在情感里的处境，她们皆由不同的原因而被情所困，在两性关系中挣扎，最终选择“娜拉式出走”⁶厘清情感真理。在多段情感关系叙述中，她企图建构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如勇敢、强势、豁达、豪放、冲动和理性等。柏一笔下的女性也极具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展现了性欲望和性主体的觉醒，并可能实现性自主的追求。

在现代社会与经济发现的推动下，婚姻的必要性逐渐降低。女性对婚姻和恋爱关系的期待从目的性转向为情感性的连结。⁷在男女关系里，女性会以追求自身情感与幸福的方式来寻求真正的爱情，从而体现出女性在情感上的自主性。在书写婚姻关系中，柏一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大多是负面或是不符合丈夫标准的。有的男性深信夫权⁸、行为失范，有的男性在异性关系中如父如兄般，而无法胜任女性情感引路人的身份。部分已婚女性会选择追寻一段“性灵相

⁵ 柏一认为长篇小说需有较长故事性，故作品内容需呈现大家熟悉的部分，才能让人读的进去。详见：〈柏一台大专访摄录专辑〉，访谈，6:36。

⁶ “娜拉出走”出自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笔下的著名戏剧《玩偶之家》。话剧讲述娜拉在婚姻里被当作“玩偶”般对待，她认清了自己在婚姻和生活从属丈夫的地位，最终决定出走寻找自我价值，剧作以“娜拉出走”为开放式结尾。娜拉的“出走”是其意识觉醒的体现，戏剧呼吁女性为了自我解放而反抗。详见：易卜生著、潘家洵译，《玩偶之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前言：页 2-4。

⁷ 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是其中一种传统婚姻观。详见：龙雪津，〈青年婚姻道德观的变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5 年第 2 期，页 75-76。

⁸ “夫权”指传统婚姻里，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力。

契”⁹的婚外情，以满足被压抑的情感欲望。故此，男性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有推动女性去寻求理想恋爱情感的作用。然而，女性在致力于情感自主的同时，仍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礼教与社会规范的束缚，导致她们在二者之间陷入矛盾。

文本中这些具有争议的现代女性角色使得柏一的长篇小说在马华文学领域具有独特性，为马华女性文坛的创作增色许多。¹⁰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马华文学发轫于 1919 年，近二十年来成果更愈发显著跃进，世界各地学者对马华文学的关注逐日递增，马华文学学术研究更是日益丰硕。¹¹柏一在马华文坛深耕多年，其文学成就与贡献备受肯定。¹²可迄今为止，学界对其作品研究少之又少，且出现研究断层现象。¹³故本文以柏一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拓展其现有

⁹ “性灵相契”是指一种超越外在条件与肉体关系，于心灵和精神层面达成深层共鸣的相互认同。

¹⁰ 柏一认为青中年读者较着重感情迷思或家庭情感的问题，因此她选择描写一些受到社会争议的女性角色，从而引发读者对情愫的了解。柏一希望这些争议性的故事让读者了解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其中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详见：〈柏一台大专访摄录专辑〉，访谈，6:47。）由此厘清柏一塑造具有争议的女性角色之目的。；尽管马华女作家在文坛上表现显著，且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刘征认为，马华女性小说存在显著不足，即作家在创作中普遍呈现出书写策略趋于单一、重复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婚恋故事的叙事。引自：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2015 年第 2 期，页 192。

¹¹ 许文荣和孙彦莊整理了研究马华文学的中国研究队伍、马华旅台学者、台湾本土队伍、马华本土研究队的第一、二、三代学者，可见马华文学研究势头强劲。详见：许文荣、孙彦莊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22），页 III。

¹² 柏一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各报章长期刊登专栏，曾任《新明日报》与《南洋商报》的编辑，经常受邀参加大马文学巡回讲座主讲人，并常担任文学奖评审。柏一也为多届的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与副秘书长。详见：柏一（作家），Facebook，2023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7mE8Yymb3>。

¹³ 本文于中国知网站（CNKI）、华艺线上资料库（aritiLibrary）、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以及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检索关键字“柏一”，在排除非学术成果后，仅获三篇专题期刊论文和一篇群体性研究硕士论文，且专题研究与群体性研究之间存有巨大的时间断层。

研究，丰富马华文学研究内容与思路，也望通过此论文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对柏一作品的关注，为马华文学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本文也意为柏一作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前人对其作品研究呈现零散状态，主要涉及边缘书写、文化与民族性研究、散文创作与叙事空间、主题概述等方面¹⁴，且多停留于单篇研究，对其尚且缺乏整体性的分析。柏一的长篇小说中唯《北赤缘》获得较广泛的关注并有若干相关分析可供参考。鉴于其它作品研究相对有限，本文将细读 5 部长篇小说，拓宽研究作品的时间跨度，以便能更全面地探讨柏一书写的发展脉络。

女性议题虽是马华文学的重要创作取向之一¹⁵，但学界对柏一小说的女性书写的系统性探讨仍相对匮乏。柏一部分作品着重描述现代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第二性处境。“第二性”是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¹⁶于 1949 年发表《第二性》（*The Second Sex*）提出的概念，她认为是整个文明体系造就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第二性地位，并呼吁社会对两性建构重新进行评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en）也成了波伏娃的名言。传统父权社会将男性建构为“主体”（self），把女性定义为“他者”（other），因此女性不被视为独立主体，而是男性的附属，故为“第二

¹⁴ 分别是申琼娜《论柏一小说的边缘叙事》、舒曾熊《论柏一小说的文化品位与民族性问题》、吴道顺《马华怡保女作家的散文书写及空间叙事》、黄熔《从遍阅人生到佛性皈依——马华女作家柏一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¹⁵ 林金平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新马两地涌现出大批华文女性作家，形成一股女性写作热潮，从而打破了过去华文文坛长期由男性作家垄断的局面。引自：林金平，《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 5。

¹⁶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女权主义家。其在《第二性》揭示女性尚未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真相，且对法律、宗教、风俗、传统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进行质疑。她对父权的深入剖析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引自：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232。

性”。¹⁷但柏一小说中的女性冲破传统框架，在经济上不再赖于男性，也不再是被夫权压迫的受害者形象，致力摆脱第二性社会地位。她们敢爱敢恨，在婚姻、欲望、情感和自我追寻的矛盾中挣扎，最终决定以“娜拉式出走”探索未来。这些女性与现代都市女性的处境重叠，使人阅读时感受到现实社会与文本的联系，进而升起对柏一女性书写的探究欲望。柏一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也值得被探讨。他们常以失职、出轨或情感缺席的形象出现，成为女性情感困境的来源，并推动女性投入新的情感恋爱关系。男性的反差形象使笔者不禁思考：柏一是否通过男性的失位凸显女性意识的崛起，即也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契机。

柏一的女性书写主题蕴含明显的时代背景，其长篇小说发表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即马来西亚社会城市化、女性教育程度提升¹⁸、婚姻观念剧烈转型的时期。¹⁹在此背景下，小说呈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的怀疑、对情感自主的追求和对性欲望的大胆呈现，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柏一的作品去探讨时代的变迁对性别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为了系统性分析柏一小说的女性书写，本文将对“女性书写”的概念进行梳理，以明确本文论述角度。“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也作阴性书

¹⁷ 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合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页 11、16-23、359。

¹⁸ 马来西亚在 1980 年代已基本消除中小学阶段的性别入学差距。至 1990 年，女性的中学入学比例已超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马来西亚女性的高等教育（证书、文凭、学士学位）总入学率增长近 20%，且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男性。根据 2010 年的数据，超过 50% 的女性取得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而男性中有一半仅有证书或文凭水平的学历。详情：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12), Pg 45-46,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09311468049816917/pdf/NonAsciiFileName0.pdf>。

¹⁹ 2001 至 2017 年间，马来西亚的离婚人数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其中离婚案件主要集中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经济活跃的地区，如吉隆坡、槟城与柔佛；而非城市化占比高的州属，例如玻璃市、登嘉楼、沙巴等离婚案例则相对较低。详见：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accessed 15 December 2025, Malaysia Vital Statistics: Marriages & Divorces, CEIC Data, China,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malaysia/vital-statistics-marriages--divorces>。

写、妇女书写。此概念最早见于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²⁰发表于1975年的女性书写宣言书《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它是献给“波伏娃与女性抗争”的作品，被视作是现代女性主义书写的开端。该文章主张以女性身体经验作为写作核心，认为女性通过反规范的经典叙事可对抗性别压迫。西苏在文章号召“女性必须写自己”，揭示女性在文学史中长期被忽视的创作爆发力。²¹陈虹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提出“女性写作”概念，取代了较为含混的“女性文学”，指女作家的文学不一定是“女性写作”，只有具女性主义视角与意识的写作才能被视为“女性写作”。²²王艳芳强调女性书写应以自身独特经验的表达方式为基础，并从中塑造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确立其主体意识。²³杨绍军表面当代女作家已摆脱以“男性中心”作为叙事，回归女性自身领域，通过书写女性世界对男性话语的统治地位进行反抗，并且女作家在建构女性主体地位时，也审视女性在社会与爱情关系中的处境。²⁴以上的观点勾勒了女性书写的核心，在时代演进同时也得以延续西方的批评理论精神。本文将以女性视角切入，关注女性自身经验议题，通过颠覆男性权力结构的呈现，分析现代女性如何在情爱婚恋里展现出主体性和自主意识。

²⁰ 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 - ））是20世纪著名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她认为在菲勒斯中心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妇女始终是居于男性的弱势地位，而构成强者的一方在写作时强调压制。因此，在父权话语边缘出现的“女性写作”将有效地对菲勒斯中心的世界进行抵制。引自：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页233。

²¹ 西苏指出“女性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女性，必须邀请女性来写”，认为“只有通过从女性出发、以女性为目的的写作，挑战由阳具支配的话语权，女性才能确立自身不同于该符号为其安排并处于该符号之中的身份”。引自：埃莱娜·西苏著、米兰译，《美杜莎的笑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页1、17。

²² 陈虹，《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页43。

²³ 王艳芳著，《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25。

²⁴ 杨绍军，《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书写》，《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页19-21。

第三节 前人研究

柏一的5部长篇小说虽跨22年之久，但其长篇小说的讨论多为序言和读后感。现有资料包括戴小华为《北赤缘》撰写的序文一篇²⁵；孟沙、何野（北赤缘编剧）的《北赤缘》读后感两篇。²⁶马峰的《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认为柏一笔下的女性具有鲜明的情感刻画，且她们在男女关系中的主导性也得以呈现女性的自主精神状态。²⁷最后是关于柏一作品的主题研究，黄熔《从遍阅人生到佛性的皈依——马华女作家柏一小说创作主题研究》把《黑恋》《画城倾情》《生命交叉路》归类为都市婚恋主题。虽黄熔把《北赤缘》的主题设为佛学“虚空”的演绎²⁸，但作品里呈现的女性恋情恩怨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皆可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探讨。综合来看，柏一的长篇小说尚未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故此，本文将以宏观的方式逐层梳理文献综述。

马华女性书写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学界多从女作家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切入，探讨其笔下女性形象和主体意识之演变，以梳理马华女性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首先栗多贵指出马华女作家的优质品格在于传统女性形象塑造和

²⁵ 戴小华指出《北赤缘》的女主角“尤加南始终无法挣脱礼教的网罗，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欲言又止。即便是会说故事的柏一，在许多情结的叙述中，让人感觉到也是仍受困于封建传统，有着欲言又止的顾虑”，她评述其对于传统礼教的叙事虽有缺憾，但却因故事充满浪漫情怀而深具诱惑。详见：柏一，《北赤缘》（吉隆坡：台北中医诊所，2005），序：V- VI。

²⁶ 孟沙认为《北赤缘》超越生理欲望且对性灵操守的故事叙述使其突破“俗”而变“雅”。详见：孟沙，〈被赤缘于世界杯——看柏一处理婚外情〉，《柏一读你》（吉隆坡：文运企业有限公司，2007），页188。；何野则赞叹《北赤缘》不落俗套，没有同类小说的通病。详见：何野，〈北赤缘编剧的话〉，《柏一读你》（吉隆坡：文运企业有限公司，2007），页198。

²⁷ 马峰，〈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页74-75。

²⁸ 黄熔，〈从遍阅人生到佛性的皈依——马华女作家柏一小说创作主题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2期，页27-28。

传统女性意识的超越与突破。²⁹张亚萍则通过马华女作家的所处背景，分析马华女性文学的创作特征，认为其擅长描写女性自身的心灵世界。³⁰吴晓芬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仍处于边缘地位，并揭示地域和身份认同对其作品的影响。³¹黄晓娟以戴小华、朵拉、商晚筠和黎紫书为例，指出马华女性文学强调女性以自我独立呈现精神价值时，也关注女性在家庭、爱情和社会中的多重角色，展现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演化。³²杨启平以女性主义探讨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女性书写整体概况，并整理二者相通之处，比较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书写特征。³³林金平则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马华女作家，揭示其建构族群意识时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书写的转变，并指出其创作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自身职业影响，在展现女性意识时夹杂了民族与奴性意识，形成一种矛盾的书写方式。³⁴刘征则指出马华女作家通过塑造“娜拉出走”“躯体解放”等形象呈现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突破了传统女性创作手法，丰富了马华文学表现力。³⁵最后为马峰的东南亚女作家研究，他认为马华女作家塑造的女性以达到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但还在女性主义边界徘徊。³⁶可见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²⁹ 粟多贵，〈东南亚华文女性文学的传统意蕴与嬗变〉，《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 年第 2 期，页 54。

³⁰ 张亚萍，〈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页 43-44。

³¹ 吴晓芬，《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文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广西：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 17、21-28。

³² 黄晓娟，〈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页 161-163。

³³ 杨启平，《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页 18-132。

³⁴ 林金平，《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页 7-35。

³⁵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 189-190。

³⁶ 马峰，〈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定位与超越——以马华、新华及印华女作家为参照〉，《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 年第 4 期，页 68。

马华女性书写已具有女性自主和反抗男权的意识，且不断突破马华传统女性文学的表现形式。

关于马华女性文学的人物形象与女性意识研究，首先杨启平指出商晚筠对女性心理转变的细腻描写极具独特性。³⁷马峰认为李忆蓀刻画的女性既受制于传统性别结构、却又努力寻求自我独立与和谐关系。³⁸朱文斌和林伟联合分析李天葆作品的悲剧女性形象，包括底层妓女、劳动妇女、寡妇，论及女性悲剧因素多面且复杂，主要有父权文化的重男轻女制度、社会结构动的外部压力等。³⁹邹明球与陈宇主要对黎紫书笔下的少女形象进行分析，指出社会许多复杂因素造就了这些少女的“病态化”特质，认为黎紫书的少年形象塑造有较高的社会与文学价值⁴⁰。关于女性意识研究，骆秦和潘碧丝论述戴小华通过性别书写与女性生存困境描写，呈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指出独立是女性对抗男权压制的途径。⁴¹龙森祥对黎紫书小说的女性意识建构进行了探讨，揭示其通过刻画女性的精神困境，体现了女性自我觉醒与建构的过程。⁴²整体而言，马华女性文学在人物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建构上呈现多维、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马华女作家亦从女性情感和情爱书写方面切入建构女性自主意识。首先有杨锦郁对李忆蓀的爱情书写分析，评述李忆蓀所描写的婚姻观念较为传统，男

³⁷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页82-85。

³⁸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蓀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2-43。

³⁹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页72-79。

⁴⁰ 邹明球，〈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页8-67。；陈宇，〈黎紫书小说〈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青年文学家》2022年第2期，页66-68。

⁴¹ 骆秦、潘碧丝，〈戴小华的女性意识解读〉，《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页80-85。

⁴² 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古文今创》2020年第38期，页11-12。

女的婚姻期待多符合社会规范，如传宗接代是婚姻核心。⁴³徐榛与郑有轸归类朵拉“爱情书写”主题，分析女性在两性关系之间的形象，并评述女性在爱情关系中对平等的急切追求是现代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显著特征。⁴⁴古大勇则表示朵拉通过描写女性的爱情态度、婚姻观与情感选择，呈现了现代女性对两性平等、自我独立意识的追求。⁴⁵张自春认为黎紫书写作的“边缘心态”使其情爱书写无固定主题，且其敢于挖掘人性情感中隐秘的部分，因此她笔下的爱情多为畸形怪异。⁴⁶最后，陈素玉以商晚筠、李忆筠及黎紫书小说为核心，探讨马来西亚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与女性自主权的觉醒，认为三位女作家的小说揭示了女性因父权意识形态而失去婚恋、欲望、生育的主体性。⁴⁷根据上述研究，可见部分女作家主线转向以爱情书写，从中呈现女性在情感中对两性平等的追求。柏一的爱情书写亦如此，虽未至“畸形”，却也偏离传统情感观念。

纵观上述研究，学界早已关注马华女性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女性意识以及爱情书写，但对象多集中于较知名的女作家。相比之下，柏一作品的女性书写研究迄今为止未获得学界重视，因此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分析空间。

⁴³ 杨锦郁，〈李忆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马华文学的新解读》（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总会，1999），页 313-321。

⁴⁴ 徐榛与郑有轸，〈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页 70-74。

⁴⁵ 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页 43-47。

⁴⁶ 张自春，〈边缘的开放性：黎紫书论〉，《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0 期，页 26-31。

⁴⁷ 陈素玉，〈商晚筠、李忆筠及黎紫书小说中的婚恋与自我〉（吉隆坡：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硕士学位，2019），页 16-75。

第四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柏一的长篇小说，分别是《黑恋》《画城倾情》《生命交叉路》《北赤缘》和《大户·幻》。女性书写注重女性角色的命运与其主体性的确立，而小说中的女性常被置于情感困惑、婚姻危机、性别暴力的处境。因此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得以系统性的分析柏一笔下的女性形象特征，加以情感视角去探究女性在在在日常、困惑、危机等境况之间呈现的主体意识。

柏一笔下的女性角色横跨家庭、职场、演艺圈、豪门等多个方面，呈现多样化且富有戏剧性的女性生命经验。本文虽为女性书写研究，却也着重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旨于揭示女性在男性行为影响下的情感选择。鉴于小说的人物角色众多且群像复杂，故本文并非逐章逐节分析所有角色，而是依据研究目的需求，选取最能呈现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观念的关键情节与人物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法、女性主义研究和社会历史批评三种方法，以此分析柏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女性意识的多维度展现与情感观念的嬗变。

文本细读法（Close Reading）是本文研究基础，亦是英美新批评学派主张的文学作品核心研究方式。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937 年发表〈批评公司〉提出此概念，指出直面作品是研究者理解文学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⁴⁸此方法强调将作品本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而向内阅读文本，透过语言与叙事

⁴⁸ 约翰·克劳·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页 11。

策略去理解文本的价值内涵。⁴⁹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法，对柏一的长篇小说进行回溯性分析，关注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其言语、内心表达，并揭示女性在男性角色推动下逐步在情感里确立自我的发展。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是分析女性文学的主要途径。女性书写对于女性而言不仅是表达自我经验的方式，更是其为性别发声的主要手段。女性通过真实且不加掩饰的语言，将个人情感与经历嵌入历史的缝隙之中，写作使她们的存在不再被消解或忽略，也让女性在社会具有可见性。此方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弥补了男性中心批评视角所造成的理论断层，并以此彰显女性书写的独特表达与深层思想内涵。⁵⁰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切入文本，探析小说的两性身份特征、女性情感自主的建构、对夫权的控诉等，深入剖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而揭示文本里女性意识觉醒和情感观念嬗变之原因脉络。

社会历史批评法在本研究中具有关键的补充作用。文本细读法容易使得解读停留在文学内部的叙事层面，女性主义理论则可能过度强调性别意识面向，从而忽略角色背后的社会成因。社会历史批评法侧重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普视文学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映照，并具有揭示社会的功能，进

⁴⁹ 通过细读，寻找语言中的隐微含义，如词句中的言外之意和暗示，仔细分辨作品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段如隐喻等。引自：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167。

⁵⁰ 女性主义批评法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在欧美兴起，迄今仍不断演进与发展。此理论源自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高涨，并逐渐影响并介入文化与文学层面。此批评法的核心研究课题有：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作出批判、系统整理和挖掘被长期忽视的女作家作品、追溯并建构女性文学传统、探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分析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和表达策略、阐发女性文学在语言运用等方面相较于男性创作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特征。详见：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页 227。

一步借此呈现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其作品所承载的社会意义。⁵¹故此法得以弥补文本细读法和女性主义理论所可能产生的局限。柏一的5部长篇小说里聚焦当代不婚、未婚、已婚女性的生活与情感描写，其中女性对于婚姻制度的抗拒、女性在情感中的一系列行为选择皆与现实社会有密切联系。换言之，社会历史批评法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行为选择从个体心理转向整体社会结构来解读。为了进一步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本文也将柏一的访谈纳入研究材料，以补充对文本的分析。

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为本文提供了逻辑框架、从而能更全面地分析柏一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使文本阐释更具有多维性。

第五节 研究思路

本文共分为五章，本章为绪论，主要阐明本文研究背景。

第二章将会从两性形象方面展开。女性形象方面将重点分析独立女性如何通过职业和技能实现自我价值，摆脱对男性中心与经济上的依赖；同时探讨女性豪放、冲动、理性等多样化性格，展示现代女性多元与鲜活的个性。本文也会通过负面的男性形象，揭示男性在家庭、社会和婚恋关系中对女性的身体与精神上的迫害。

第三章首先从女性自主选择展开叙述，女性对于婚姻、身份、身体的选择反应了她们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其次，本文将对女性之间的互助与冲突进行

⁵¹ 文学源于社会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再现，因此社会生活会对文学造成影响。文学有盛衰，不同社会会造就不同的文学，不同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文学。引自：王先霭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69-70。

分析，说明女性意识在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最后，通过文本中“娜拉式出走”案例，探讨女性在情感困境中的自我心理修整与成长，揭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重建。

第四章聚焦现代女性在爱情与情感实践中的选择和心理变化。首先，本文将分析现代女性打破传奇恋爱框架的反叛行为以及其社会意义。其次，分析女性在面对自身需求与性望时，如何调节灵肉之间的关系。最后解析女性在婚姻与社会限制下，如何通过精神共鸣寻求情感归属，从而揭示现代女性对传统恋爱观的超越。

最后则为结语。

第二章 人物形象的两面塑造

柏一在书写女性时同样注重男性形象的塑造，形成相互映照的两性人物结构。整体而言，小说的女性多被赋予正面形象，而男性则多带有负面色彩，二者构造了鲜明的双面形象塑造方式。⁵²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刻画

柏一的长篇小说主要围绕都市女性展开，且形象多元，呈现了层次丰富的女性形态。纵览 5 部小说，可发现柏一描写的女性处境往往坎坷：有的来自复杂家庭、有的原为孤儿、有的恋爱或婚姻背景错综复杂。然而这些女性极具现代性，她们多属职业型女性且在充满性别偏见的社会环境中重塑了自我与职业价值。⁵³与传统中沉闷的女性形象迥异⁵⁴，柏一描绘的女性充满鲜活力与多样性：

⁵² 经笔者统计，柏一五部小说的男性角色 34 人，其中负面形象占 20 人（58.8%）；女性角色 30 人，负面形象占 8 人（26.7%）。需说明的是，所列举的人物并非小说全部角色，而是笔者认为具有较多叙述篇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由此可见，小说在两性人物塑造上的明显差异：男性角色的负面形象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形成一种鲜明对比的两性人物建构方式。

⁵³ 职场是体现女性受社会偏见的空间之一。女性被定义为是“较温和、情绪化”的，因此在职场长期被置于照护与辅助性角色；男性则被视为是“理性、具备管理能力”的，因此男性在职场多被置于领导角色。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形成了社会角色分工规范，使女性职场晋升受刻板印象所限制。参见：Alice H. Eagly,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7), 10-15.

⁵⁴ 郑榕玉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像制造罪恶的社会化大工厂，源源不断生产大量不幸的妇女。中国传统“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伦理教条使大部分女性趋于沉闷卑微。传统女性因独立人格被教条抹杀，性格多同为“卑弱、贞顺、敬慎、曲从”等。引自：郑榕玉，〈传统樊笼内的卑微人生——中国文学女性形象探微（一）〉，《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1 年第 3 期，页 41。

或豪放不羁，或感性冲动，或理性冷静。诸多女性形象在都市社会中交错穿行，演绎出各色女性的人生百态。

一、职场事业型：现代女性的独立形象

事业型女性构成了小说女性形象的主体，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人物谱系。波伏娃在《第二性》指出，工作能缩小女性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社会距离，也是女性获得自由的前提。一旦女性的寄生地位终结，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会崩溃，女性和世界之间，再无需男性作为中介。工作成为女性的经济来源，推动其从依附男性的“他者”转变为独立主体。⁵⁵现实生活里，愈来愈多女性投入职场⁵⁶，此情况也出现于柏一的小说中，且女性在职业场域中不仅实现与男性平权，甚至呈现地位反超。⁵⁷这一进程意味女性在经济上彻底摆脱对男性的财务依赖，也彻底解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桎梏。经济独立与精神自主的双重解放，标志现代女性实现了男性依附者到独立个体的身份蜕变。

⁵⁵ 波伏娃指出许多女性即便从事最卑微的职业，也意识到工作带来的优越性。她听过在旅馆擦地砖的女人说重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任何要求，成功全靠自己。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 543。

⁵⁶ 马来西亚女性劳动参与率在 1990 年代整体呈现出恢复性增长趋势。以 15 岁或以上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例，1991 年为 35.09%，随后在 1992 年至 1997 年间逐步回升至约 46%，显示女性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这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女性就业参与程度较此前有显著改善。详见：Index Mundi, accessed 4 April 2026, Malaysia -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ttps://www.indexmundi.com/facts/malaysia/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utm_source=com。

⁵⁷ 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3 年在发展中地区开展《公司调查》，发现女性在初级与中级管理层的占比极低，且在最高执行层的情况更为明显，其中 34% 的公司完全没有女性高管。详情：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omen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Gaining Momentum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5), Pg16-17, <https://researchrepository.ilo.org/esploro/outputs/report/Women-in-business-and-management-gaining/995372289202676/filesAndLinks?index=0>。虽然此报告为 2013 年的结果，但相信在此之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的情况更甚，女性在职场中整体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柏一在此背景下书写“事业女强人”，是对“男性主导职场秩序”的文学重构，通过赋予女性更高职业头衔，体现了对职业不平等的反思。

《黑恋》明又絮是独立的现代女性，成年便自立门户，成立玄龙娱乐任职董事长。她个性要强，表示“羡慕那些被蚂蚁咬了一口即大呼小叫扑进男人怀中嗲上一个下午的女人。”⁵⁸柏一描写她“那么长那么宽的一条廊，都让她霸占了，世上看来也没几个女人又如此气势”⁵⁹显示其是气场强大的女上司，让下属望而敬畏。她刚抵办公室，便有此起彼伏且明显带恭维的问候：“明小姐，早！”“明小姐今天好漂亮阿”“明小姐，昨晚睡得还好吧。”⁶⁰明又絮例行以“笑脸回笑脸”即可赢得员工鞠躬尽瘁的卖命效率，尤见其“老奸巨猾”本色。她与下属讨论工作时“不比发号施令的将军逊色”，始终秉着严词厉色之姿。她也有吸烟习惯“点燃香烟，烟雾袅袅旋舞”“喷烟”“狠狠吸一口”等表明其为抽烟老手。抽烟历来被认为是男性符号，女性抽烟则被看作是向男性专利发起挑战，越来越多女性认为“香烟”是两性平等享有的东西。⁶¹因此吸烟女性数量逐年攀升，且都市的职业女性吸烟率普遍会更高。⁶²在文中，香烟是明又絮舒解压力的工具，也是谈判时手中无形的权杖，烟雾缭绕产生的距离感施加对方压力，也宣示掌控局势的主权。谈判落下风的翔仲评“在这女子面前，休想抬起头来”。纵观全文，明又絮是一位气场强大、驭下有术、且令人威严慑人的女性掌权者形象。

⁵⁸ 柏一，《黑恋》，页 6。

⁵⁹ 柏一，《黑恋》，页 4。

⁶⁰ 柏一，《黑恋》，页 5。

⁶¹ 理查德·克鲁格、徐再荣等译，《烟草的命运》（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页 84。

⁶² 关于 2011 年对中国 21 个城市、16866 名居民的多阶段抽样调查表明，女性吸烟者比例不断上升，上海女性吸烟的普及率在这些城市中几乎是最高。说明都市女性吸烟几率更高。其中职业女性吸烟比例最高，多半源于她们工作压力大。引自：张敦福，〈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页 85-86、91-92。

《画城倾情》程竹沁是画家，任职于尤天广告社。她性情刚倔，从不让自己倾颓。广告社成立之际，她是公司拓荒者，以卓越才华成为杰出设计师，且负责公司核心业务，如跨国企业的新品包装。此后，程竹沁晋升为高级设计师及执行人员，并配有助手。她是一位将艺术家孤傲性格全然收敛的画家，游刃于商业与艺术之间，并自行筹办个人画展。因赢跨国企业合作，对其态度严苛的男上司罗杰逊亦迥异往昔，以往阴冷寒眸，今却唯唯称是，态度恭谨之至。追求者评价她“愿承担公司重担、毅迎挑战；向艺术生命承诺、人间烟火丝毫烟熏不了她的才华与气质。”⁶³纵夫妻关系失谐，她仍凭优秀的工作能力实现经济独立，无虞生计。

《生命交叉路》惜樂儿是演员，年纪轻轻便夺得影后桂冠。她业务能力扎实，被突然捎去发布会救场也应变从容。她把成功立足于都市归因为“敢于凶狠地冲”。其好友石琴是另一种典型，她任大学讲师，也是著书无数的作家，并拥博士学位，可谓学术与创作并行不悖。即使后来阴差阳错踏上演绎界，星途同样顺畅，虽看似跨界，实则是才华的延展。两位女性，一位有锋芒毕露的锐气、一位才情为舟在跨界间拓展边界，皆在交叉路口走出独属的轨迹，共同诠释现代女性的多重可能。

《北赤缘》尤加南是著名乐评家、文化机构董事经理，并精于雕琢技艺。她对工作极为投入，即使病倒也执拗完成任务“指挥安排摄录，温婉熟练，忘了病伏。”⁶⁴面对丈夫出轨，她仍专注筹备即将开拍的电视剧。于她而言，无论情绪多不稳“也不能在工作中摔跤”，并坚信“痛苦的付出能换取痛快的成就”

⁶³ 柏一，《画城倾情》（台北：方智出版社，1995），页 201。

⁶⁴ 柏一，《北赤缘》，页 79。

⁶⁵，故才有金牌编剧头衔的今天。尤加南展现出自律且专业的职业女性面貌，她以工作抚平情感创伤，反映了以事业为主体价值且有高度自我追求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好友顾西辰是工程师，是才华横溢的女性，具“万事大可一掌击退”之气度，在男性称霸的行业成为佼佼者。

《大户·幻》白璐是室内设计师，经营“雅名居设计屋”，且其经营手法有自己的独特理念。工作顺畅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使她深感欣慰于过去的努力与坚持。闲暇时，她喜欢在办公室饮红酒。女性饮酒多与心理因素有关，且受性别角色规范和社会压力所驱动。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职业女性因承担多重角色责任而体验更大的压力，此情绪会增加她们将饮酒作为情绪调节手段的可能性。⁶⁶因此，饮酒于白璐而言是工作休憩、压力抒发，也是生活雅趣。好友许如愿婚姻遭遇波折，白璐鼓励其自立自救，并表示可雇佣她。白璐呈现了理性与温情并兼的现代女性形象，在职场中专业干练、社交中的温暖又富有感染力，给周围带来正向情感感染。

二、豪放、冲动、理性：女性多样化的鲜活形象

随着女性书写的发展，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顺从或乖张。柏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备多样化特征，任何类型女性皆有存在的可能：有的女性在生命

⁶⁵ 柏一，《北赤缘》，页149。

⁶⁶ 社会对男性的饮酒行为认同度、接受度高，因男性饮酒被视为是正常社交。反观女性饮酒行为被建构为是偏离规范或颠覆传统女性气质的行为，并通过道德评价污名化女性饮酒。引自：Katy Day et al, “Warning! alcohol can seriously damage your feminine health”,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1 (Apr 2004): 166-170。；女性饮酒行为和许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职业女性在职场饮酒文化和对不平等性别地位的抗议，认为女性饮酒也应被视为正常社交行为。引自：马遥，《欲把关怀寄酒樽：当代城市青年女性饮酒行为实践研究》（重庆：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10。

中富有冒险和豪放精神；有的女性既可在情感中保持理智；有的女性或个性冲动。

《黑恋》卢敏娜是一名“最新最鲜的时代女性”，其外形“健康清爽，开口豁朗豪迈，是挣脱枷锁翱翔多时的自由人。”⁶⁷她身上具备一般人没有的胆识，想做即做、想走便走，辗转各国流浪五年。一句话甚至一声招呼，她便雀跃兴奋，能和任何人快速混熟，拥有现代女性的主动豪放。烦心时，她也会抽烟，柏一形容其“狠起来像风尘女子，甜美转瞬成妍媚，有千面易容术。”⁶⁸

《画城倾情》麦盈盈是“90年代盛产”的女子，心态行径锐不可挡，甘愿为爱冲动。她不加考虑便辞职追爱，只不想与初结交的男友远距离恋爱。即便好友点明“他嫌弃你不理，你仍巴巴穷追？”⁶⁹，她却极度不羁，认为想做就做。对于其冲动做法，好友只得祝福这位“病入膏肓的病者”。后来，她得知男友只是玩弄其感情，却也自愿为他送上身体。虽受情伤，但她具备强烈的自愈能力和豁达性格，与好友抱怨一番便已平复激动情绪。

《北赤缘》尤加南面对丈夫出轨，只冷静拂袖而去。她不动声息把悲愤化为创作动力，将自己的感受留别人日后品味。婚姻困境和母亲病危的困境接至而来，其父亲恍惚无助，她只得冷静处理母亲入院手术的琐事。多重问题事发急剧，驱使尤加南以过度冷静的态度回应。尤母逝世后，她硬撑肌骨，成为父亲依附的支柱。

⁶⁷ 柏一，《黑恋》，页154。

⁶⁸ 柏一，《黑恋》，页164。

⁶⁹ 柏一，《画城倾情》，页86。

《大户·幻》白璐是名理性沉稳的女子，不管有何急事，她总保持有条不紊地，对尘嚣种种淡然对待。好友许如愿认为身上尚能保留一丝理智是因白璐“物以类聚”的影响。当许如愿的孩子被其丈夫送走，白璐冷静帮助许如愿到槟岛接回儿子，为其打点一切交通事宜，也找友人在路途中照顾许如愿。对比情绪激动和歇斯底里的许如愿，白璐母亲亦欣赏女儿的沉稳性情。

综上所述，柏一突破了女性形象的单一类型塑造，呈现出豪放、冲动、豁达与理性并存的多重面貌。她们在不同处境中展现出多样化的性格，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体所具备的丰富可能性。

第二节 男性形象的刻画

女性文学中，男性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两性关系的呈现，更是女性书写为传递核心思想的叙事策略。通过对男性人物分析，可更深入地剖开作者的心灵世界与探讨女性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⁷⁰至史以来，较少学者关注男性在女性笔下呈现出的形象⁷¹，故本章节主要探讨柏一如何刻画书中男性。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女性书写划为三个演变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为抗争期（Feminist Phrase），当中包括呈现女性被男性压抑的痛苦和其对男性社会的反

⁷⁰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页 255。

⁷¹ 长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男作家笔下扭曲的女性形象的批判和对女性写作中女性自我成长的张扬、在反抗男权中心文化和审视传统秩序对女性的扭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步入 21 世纪初，学界对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已经甚少触及，显示了女性文学研究中其中的薄弱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引自：刘淑海，《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页 2。

抗。⁷²她指出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并不是现实男性的客观再现，而是女性经验的反映。柏一的小说尝试通过揭露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举动打破传统夫权对男性的美化，使女性从被叙述的客体转换成言说的主体，对此小说的男性多为负面形象。

一、父权、夫权与男权：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型形象

“父权”是女性文学批评中核心的概念。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将夫权制释为是一种家庭、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体系，男性可通过传统、法律、习俗、礼仪等决定女性的作用，且将女性划为男性统辖之下。⁷³父权制是极其复杂的概念，狭义来说是家庭里父亲或丈夫的统治权力，夫权也。广义是指社会的父权制，其中包括两性的等级关系，女性的社会权力相比男性更低下，即男权也。男性统治女性是父权制的表现形式，故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多处于受压迫、威胁的被动地位。⁷⁴小说中男性身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

⁷² 伊莱恩·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 (1941-)) 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她在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指出其对女性书写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一段很长的模仿阶段，即女作家模仿男作家的写作手法、主题和风格，顺从主流男性传统的价值标准，只为在男权中心文学场域中寻求认可。然后是抗议阶段，女性反对标准的价值观，倡导获得自主权的要求。最后是自己发现阶段，适度地摆脱对于对抗的依赖，转向寻求内心的身份认同。她将三个阶段冠上不同用语，分别是“女性的，女权的，女人的 (Feminine, Feminist, and Female)”。她也指出这些阶段在时间与归类上并没有严格范畴，因为三个阶段是部分重叠的，例如在女性特征的作品中有女权主义的因素、抗争 (Feminist) 可能出现在自我探索 (Female) 之中、模仿 (Feminine) 也可能在某些文本中残留。引自：伊莱恩·肖瓦尔特著、韩敏中译，《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页 11-13。；柏一对男性形象的书写在整体上更接近于“抗议阶段” (Feminist)，但亦非单一阶段的呈现，而是呈现出阶段交叠的特征，其中亦包含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身份表达 (Female)，从而使文本在批判与自我认同之间形成一种动态重叠的叙事结构。

⁷³ 女性无论幽居深闺，或在北非的农社里服侍丈夫喝早餐的咖啡，或行进在美国大学生的队列中，不管身份、处境、经济地位或性偏爱如何，皆生活在父权之下，女性只有在付出代价赢得男性许可时，才能在父权制的许可下享有特权。转引自：刘淑海，《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页 3。

⁷⁴ 在传统上，男权制授予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拥有权，包括肉体摧残、杀害和出卖的权利。参见：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页 41-42。

把女性处于“第二性”位置，以父权制赋予的权力支配女性，通过经济和社交限制、情感要挟等剥夺女性的自主权。

《画城倾情》程竹沁的丈夫纪凌迷恋赌博，欠下巨额赌债，六年婚姻不曾悔改。竹沁对他早已心灰意冷，虽未离婚，但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一次竹沁刚沐浴，便被纪凌强吻。“他的神情是如此迷恋，竹沁却感恶心”⁷⁵，竹沁愤懑反抗却也无法停止其疯狂举动，她只觉精神和肉体皆被糟蹋。纪凌认为，她依旧是他的妻，身与心皆隶属于丈夫。对于婚姻中的爱和欲，纪凌始终深信夫权，即使妻子不让其履行夫妻义务，他自会行使夫权以维护男性尊严。⁷⁶

《生命交叉路》丈夫陈家良长期偷腥，石琴遇到心仪男子阿伦后便决定要与其离婚。然而，陈家良以顾及“颜面”为由拒绝，且以女儿的安危作威逼石琴打消离婚念头。男性通过情感控制和威胁手段，剥夺女性的自主选择权，并将子女作为维护自身权力的筹码，这是典型的夫权表现。

《大户·幻》董玄恩与许如愿结婚后禁止她工作，防止其经济独立，更阻止她参加活动，只为若将来离婚能更好拿捏妻子。后来，董玄恩以送孩子出国逼迫许如愿接受离婚，且他不顾孩子生病尚未痊愈，将其送去亲戚家以制衡许如愿。董玄恩不念夫妻旧情，仅一纸搬迁令，差点造成许如愿母子无家可归。董玄恩通过经济封锁、社交隔绝与利用孩子为筹码对许如愿进行控制，下达搬迁令更体现了男性在家庭结构中的强势地位。从经济、社交、情感再到居所，一步步压迫妻子的过程正是夫权制在家庭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⁷⁵ 柏一，《画城倾情》，页38。

⁷⁶ 波伏娃指出婚姻的结构与妓女一样，夫妻关系是一种“服务”，妻子应如服务主人般满足丈夫性欲，揭示了两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引自：波伏娃著，《第二性（合卷本）》，页135。

《北赤缘》尤加南到广州追寻真爱陆海阁。半年未见，他的事业受挫，人也失去生机，尽显颓丧干瘪。对于尤加南主动献身，他不予回应，也不再接受她的爱意。他认为，当男性在生活上意气昂扬并有余力拥有附属品时，女性的存在价值才会被提高；男性若受现实环境所挫，无暇兼顾女性时，女性应安分于第二性地位。加南的前夫岑洛川在事业有成之际，迅速提升女性在其心中的地位，迎入生命里第二位妻子。尤加南认为这是男人本性，是男性惯于高高在上且不让女性逾越半步的伎俩。在汲取和给予之间，男性的自行分配权不容女性侵犯。

二、从语言、行为到情感：男性对女性的施害者形象

在父权制笼罩下，女性的身体、情感、尊严成为男性可随意处置与贬低的对象。作者通过描写男性的施害者形象揭示了其背后的“支配性男子气质”，当男性无法维护父权制标准形象时，会因性别角色受威胁而产生焦虑，故做出防御之举来恢复男性支配权。⁷⁷

《黑恋》明又絮国外散心期间遇见汤巴特。他因求爱不成，故因爱成恨囚禁明又絮，每日仅提供她少许食物，甚至掺入安眠药，只为强迫明又絮臣服于他。文中的男性因被拒绝，转而对女性进行身体暴力以挽回男性尊严，此举呈现了男性对女性造成心理到生理层面的施害。

⁷⁷ 康奈尔 (Raewyn Connell (1944-)) 认为男性气质批判的重要标志就是将支配性男性气质与暴力行为紧密结合。研究指出，一些持保守立场的男性在对男同性恋者实施暴力时，会自认为是在替社会执行惩罚，纠正对“男性形象”的偏离。同样，在家庭暴力研究中也发现类似逻辑：施暴丈夫通常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权力的正当行使，以维护家庭秩序，并对妻子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进行惩戒。可见男性对于男性气质极其重视。（参见：康奈尔著、柳莉等译，《男性气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 105-106、115-117、207。）小说的男性对女性的压制虽未表现为直接暴力，但其逻辑与康奈尔指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一致的。

《画城倾情》程竹沁的丈夫纪凌自结婚后便好赌,以至输光资产。纪凌屡次欺骗妻子会悔改,最终被妻子判定是“以爱伤人”的奇人。他亏空公款、诱骗寡母积蓄、盗取同事钱包、抵押房产,甚至借款“大耳窿”,却狡辩“我所做的一切仅为我俩的将来”。竹沁在赌场巧遇全神贯注赌博的纪凌,知其“戒赌”乃欺诈之词,对其彻底绝望,婚姻终灭亡。纪凌在离婚后得知程竹沁与翟瑀恋爱一事,在语言上对她进行羞辱:“你拊着翟瑀,是我纪凌的不幸”⁷⁸,此“拊”则带有歧视性,暗讽她以算计手段留住男人,对女性情感行为进行道德贬低。⁷⁹纪凌通过欺骗、羞辱等方式,辜负女性付出的情意,其对女性的伤害不仅限于物质,更深刻体现于心理上。

基于父权制的核心为男性拥有对女性的支配权,故男性将自身性欲望读作为“本能、不可抑制的”,把女性看作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⁸⁰在小说中,男性会因性欲望而背叛婚姻,并且男性的身体出轨也被归因为生理需要,以此摆脱道德谴责。

《北赤缘》岑洛川婚内出轨顾东辰,且已有床事之实。妻子尤加南惊讶于淫欲力量竟可把丈夫对妻子长久的尊重扫进床底。他不顾及尤加南母亲正病危抢救,为爱情对妻子苦苦相逼,希望妻子自愿提出离婚。尤加南评男人“飞来酥骨软肉岂有不嚼之理”⁸¹,男人贪腥恶行已理所当然构成合乎标准的人性。

⁷⁸ 柏一,《画城倾情》,页157。

⁷⁹ “拊”被定义为钳制、夹住、限制、约束等。(详见:中同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1043。)”“拊”未带有贬义,可用在引文语境当中便带有明显歧视取向。“拊”在文中带有“控制、挟持、强行占有”等意味,暗示女性并非正常恋爱,而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占着”“控制”男性。

⁸⁰ 父权制社会公开承认男性有满足性欲的权利。对男性而言,女性的肉体是他们性欲的猎物。雄性通过射精排泄出压抑他的分泌物,获得完全解脱的同时也得到快感。反观女性的阴道是被插入和受精的,阴道只有通过男性的干预才能成为欲望中心。(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132-134。)可见女性被视为是非拥有独立欲望的主体。

⁸¹ 柏一,《北赤缘》,页169。

在此事上，男性通过婚姻出轨对女性施加实质性的迫害，他也刻意将离婚的决定推给妻子，使女性承担关系破裂的道德与现实后果，从而转嫁责任减少出轨负罪感。

《大户·幻》许如愿回家看到丈夫董玄恩与女佣丝蒂苟且，即便知道妻子在旁“欣赏”，他竟没有打算停下。丝蒂的地位甚至超乎许如愿，即如她言丝蒂要进入董玄恩的房间和他进出丝蒂的身体一样自由。文中提到“丈夫搞女人的，多的是”⁸²，可董玄恩“搞得更脏更乱”⁸³，对象是女佣、姐姐。许如愿只认为性会让男性迷失，且焕发忘我本能，以至丧失伦常本意。

小说中的男性将女性物化，即男性将女性人格从个体中抽离，而以其性功能相关的身体属性来看待女性，是一种把女性当成物品的行为思想。物化剥夺了女性的独立、平等主体性，更对女性尊严和心理造成伤害。⁸⁴《生命交叉路》导演麦克暗示惜樂儿要讨好富豪投资人雷汉凡，向其劝到“他既然玩得起，我们就要给他玩”⁸⁵，暧昧的语气在她看来只差没直接说出“与雷汉池上床吧。”⁸⁶惜樂儿私下有位“米饭班主任”高积奇，他从不把她放在眼里，曾对其说“我去接洽一单大得你无法想象的生意”⁸⁷，明里看不起身为情妇的惜樂儿，他也辱

⁸² 柏一，《大户·幻》（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6），页 11。

⁸³ 柏一，《大户·幻》，页 12。

⁸⁴ 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1930-））道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价值，她揭示女性在传统上是男人的使用价值，即“商品”。其价格由“消费者”等主体根据需求或欲望来标价。引自：Luce Irigara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 Carolyn Burke,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g31.

⁸⁵ 柏一，《生命交叉路》（台北：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页 36。

⁸⁶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 36。

⁸⁷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 45。

骂惜樂儿是“婊子、妓女”⁸⁸。文中两位男性以性暗示、轻视和言语羞辱去物化女性，将女性置于被贬低的地位。

⁸⁸ 妓女意为娼，指以卖淫为业的女人；婊子则意为妓女，且多用作辱骂女性的话。（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页617、88。）二者词义本带有贬义，将女性视作“婊子”和“妓女”等同于抹杀女性的主体性，认为其只有提供性服务的价值，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作为人的思想与情感。此外，二词将女性贬低为一个可交易物品，暗示女性是“肮脏、不道德、下贱的”，使女性名誉受到诋毁。

第三章 女性意识的多维展现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基础概念之一，且此概念至今尚无准确定义。乔以钢指出女性意识包含两层面，分别是以女性的目光确定自身本质、洞悉自身生命意义、社会地位以及以女性角度出发审视外界并对其加以女性特色的理解。⁸⁹杨冬红则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身为“人”的意识，其中包括自我性别意识和两性平等意识。⁹⁰本文将女性意识视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自觉认知，并开始关注自己的女性身份且与对女性生存困境进行省思。女性意识也激发女性去追求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观，促使女性发挥自我与社会价值。总体而言，当代女性意识的内涵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即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

小说中的女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女性角色勇于挑战男权中心文化，强调对自身地位的关注。本章主要从女性自主的体现、女性之间的互助与冲突和“娜拉式出走”切入探讨文本人物的女性意识展现。

⁸⁹ 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页31。

⁹⁰ 杨冬红，〈站立起来的“夏娃”——浅析90年代女作家女性意识的高扬〉，《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页61。

第一节 婚姻、身份、身体：女性自主的体现

柏一笔下的女性人物在婚姻、身体和生育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女性自主意识，呼应了上文的当代女性意识的三核心内涵。

首先，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展现出平等意识。《黑恋》方介延婚内出轨，妻子梁平从“以前他与十八岁的娃娃耍，我全都吞下了”⁹¹到“他与全世界公认惨不忍睹的女人鬼混”⁹²，对丈夫当众出轨之举忍无可忍，向方母提出离婚要求。蔡少媛面对失谐的婚姻关系也勇于反抗，在争吵中威胁丈夫迟早也要与其离婚，后来借酒劲要求离婚且索要一千万赔偿费。她无法继续忍受丈夫明介方性冷淡与“钓”美女的行为，按其说法，“九十年代男女平等，都不必忍了。”⁹³明老太甚感“离婚”成为新时代的怪趣字眼。以上论述正是女性平等意识在婚姻关系中的直接体现。马来西亚 90 年代中叶起，女性的离婚申请率逐年攀升。⁹⁴可见现代女性已不再处于被动或弱势地位，不管是现实或文学虚构的女性皆敢于提出离婚，其两性平等的思想皆强调以对等的婚姻权力以维护女性尊严。

其次，女性选择身份时展现出独立的自主意识。《黑恋》明又絮不婚，但自愿成为母亲。她性格早熟，立志要如养母明老太般伟大，故领养三名孤女，宝仪、宝路和宝旋。作此举只因她了解“我们曾经都没有人要”而渴望被解救

⁹¹ 柏一，《黑恋》，页 84。

⁹² 柏一，《黑恋》，页 84。

⁹³ 柏一，《黑恋》，页 80。

⁹⁴ 研究数据显示，在 1995 年至 1999 年间，女性提出离婚申请的平均比例高于男性。这一趋势与早期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1983 年至 1986 年的相关数据显示，约 97.5% 的离婚申请由男性提出，女性仅占极少数。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揭示了性别权力结构与婚姻观念于不同年代转变，反映出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详见：Institute of Islamic Understanding Malaysia, accessed 10 April 2026, Why More Women Are Petitioning For Divorce, Malaysia, https://www.ikim.gov.my/en/why-more-women-are-petitioning-for-divorce/?utm_source.com。

的心情。她与养女无血缘关系，其母爱更多源于女性自身的母性。每回到绿竹隔，她总迫不及待想见女儿。明又絮在管教方面也战战兢兢，只因“养的可确是人家的女儿，不能不多操一份心。”⁹⁵后来宝仪失踪，明又絮悲慌心急，用尽一切方式寻她的下落，对孩子的担心堪比血缘生母。纵观全文，明又絮以不婚育女的方式颠覆了传统女性身份。⁹⁶根据父权制，女性往往需遵循传统嫁人成为妻子，而后生子成为母亲。明又絮剥离妻子与母亲二者的捆绑关系，拒绝成为妻子，却主动选择成为母亲，展现了女性有权自主决定生命角色，母亲身份亦不再附属于婚姻，彰显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父权制中，女性从没有“做不做母亲”的选择权。波伏娃指出“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⁹⁷可见在传统观念中，生育被视为女性必然的责任与义务。然而，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受夫权压迫选择生育，而是致力挣脱传统束缚，掌握身体与生育自主权。

《画城倾情》程竹沁极喜欢小孩，却因丈夫好赌故不与其发生性行为，毕竟“情伤如此之深，哪里还有性欲可言。”⁹⁸即便丈夫强迫她履行夫妻义务，她亦奋力挣扎以捍卫自己的身体主权。她极喜欢小孩，认为若没嫁纪凌，小孩或许已上幼儿园。她虽有遗憾，也无悔，只不想为执迷不悔的丈夫生下爱情结晶。

⁹⁵ 柏一，《黑恋》，页12。

⁹⁶ 《黑恋》出版于1995年，其故事背景为马来西亚1990年代的社会。彼时社会普遍仍以婚姻与生育作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路径。女性在未婚状态下选择领养子女，这种不婚而育的观念尚未被社会广泛接受，甚至带有明显的争议性。因此文本中所呈现的不婚育女可被视为显偏离主流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

⁹⁷ 从幼年开始，女性便会被灌输生来是为了生育的想法，被歌唱母性的光辉。女性的所有不利处境，包括月经、疾病、家务等烦恼，一切皆被女性美妙的生育特权合理化。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303、312。

⁹⁸ 柏一，《画城倾情》，页27。

后来，她与翟瑀发生一夜情后怀孕，因世俗阻碍，她对翟瑀隐瞒怀孕消息，独自一人生下孩子。《北赤缘》尤加南处在平淡的婚姻中，对丈夫岑洛川已逐渐没了情欲与性欲。“性”是尤加南年轻婚姻里的罕见事，故她言“请别质疑我是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我只不过是欠缺了身为正常雌性应有的机会与权力。”⁹⁹尤加南出差返家，丈夫难得激情求欢，可他此举目的却是“我俩是时候添个儿子或女儿了。”¹⁰⁰她激怒拒绝丈夫的求欢，因她认为身体交融应为爱的自然天性，而不是长辈催促传宗接代的生涯计划。纵观上文，程竹沁和尤加南虽反抗形式异同，但本质上皆体现对“女性必须生育”的抵抗。二者不把生育视为女性和婚姻的义务，而展现出“生育由女性决定”的自主意识，全然不被婚姻、家庭或社会压力所左右。

第二节 亲情和友情：女性的情谊与冲突

柏一也描写女性情谊，小说的女性之间往往存在深厚的情感联系，其中包括姐妹情谊与母女情谊，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情谊是女性为对抗男性社会压迫，从而建立持久且可靠的联盟关系，其在文学中常表现为女性感情上的互相关怀、抚慰和支持。¹⁰¹在5部小说中，其中四部皆有穿插了女性情谊的描写，展现女性之间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⁹⁹ 柏一，《北赤缘》，页4。

¹⁰⁰ 柏一，《北赤缘》，页113。

¹⁰¹ 波伏娃指出女性之间交换体己话和食谱，通过吐露自己性欲冷淡，纷纷嘲笑男人的欲望或笨拙，以此否认男人的性统治。她们也讥讽丈夫与其他男性的道德与低智力。当然，她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自己的生命体验，譬如怀孕、分娩、育儿、家务等男性无法感同身受之经验。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376。

姐妹情谊（sisterhood）原本意指血缘姐妹的关系，后来随着女权运动的的发展，则发展成为女性情感的“共同体”。¹⁰²《画城倾情》程竹沁认为家恩是挚友、盈盈是战友、筱筠是佛友，皆可在不同层面交心。四人是同事也是生活中的好友，会常聚分享生活点滴，家常、爱情、工事皆是闲暇谈资。在房事上，家恩会向竹沁请教避孕方法；在恋情上，被男性伤害的盈盈会向三人哭诉；在工作上，四人皆对爱占女性便宜的男上司不满。女性之间探讨两性关系这类私密话题，是姐妹情谊的体现，因话题可坦诚表达困惑和需求，无需担心被外界误解或被评判不检点、放荡。遇到困难与问题，四人会互帮互助。盈盈虽认为程竹沁和翟瑀的恋情为“叛妻、背夫”，但竹沁怀孕消失之时，她终究决定向翟瑀透露竹沁去向，只为助好友收获美满爱情。文中四位女性的关系展现了姐妹情谊的重要特质，分别是生理上的陪伴和精神上的支柱。在立场冲突时，即便盈盈不认同竹沁在恋情上的选择却依旧选择支持，说明姐妹情谊并不要求彼此观点一致，而是在理解、包容、尊重和支持中建立情感联结。

《生命交叉路》惜樂儿与石琴的友谊是奇迹，因二人职业和性格“九不搭八”。她们每月会聚餐叙说近况，“惜樂儿可耻的出生与石琴不幸的婚姻”是她们深藏内心之事成为二人“物物相换”的交心。二者的姐妹情谊超越了职业与性格的差异，且彼此分享内心秘密反映女性间的深厚信任。惜樂儿认为她们是可“共谐白首”的轻松关系，互相扶持悠然度年迈。即便惜樂儿对石琴丈夫不满，也会压下心底盛怒避免石琴颜面难堪，揭示女性之间的体谅。二人关系

¹⁰² 张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姐妹情谊”叙事〉，《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3期，页264。

决裂后，惜樂儿依旧不计前嫌全力救下石琴女儿，展现出真正的姐妹情谊不会因矛盾而消失。

《北赤缘》尤加南出差之旅中得知女星孟妮是黄汉凡的情妇，可黄汉凡属于人前君子，背地里却是好年轻肉欲的可憎之辈。基于出差室友的交情，尤加南替孟妮反驳黄汉凡对她的贬低讽刺。她更现编好剧，剧中的孟小姐如梦初醒，勇敢告别负心汉，欲以此情节点拨孟妮。她指出其举“多事拆散野鸳鸯”，然这确是女性之间纯粹的善意，试图帮助对方摆脱男性的控制，不想其沦为男性身下的受害者。二人的关系说明姐妹情谊不限于长期的深厚交情，它也源于女性被男性压迫的共情。

尤加南与顾西辰的友谊是“一见投缘的交心知己”，尤加南认为与她交友是其之幸。尤加南的丈夫出轨西辰的姐姐东辰，西辰并未因血缘关系袒护东辰，而希望尤加南去捍卫自己的婚姻，她在乎尤加南的情绪，甚至请求她“别硬撑！求你！”，初衷只望好友幸福。这段友谊超越了血缘的羁绊，西辰用实际行动说明，真正的姐妹情谊除了建立在血缘上，更是立足于真诚相待之上。尤加南与恋人陆海阁的前妻于寒翎，虽二人是情敌关系但于寒翎发自内心欣赏和心悅尤加南的气质容貌、工作时的言谈举止。二人的交集源于陆海阁，但她们没有因男性而同舟共“挤”，而是以真诚、欣赏相待，用行动证明女性之间的关系不被男性定义。

《大户·幻》白璐与许如愿是青梅竹马，交往密切。每当许如愿在婚姻失利便会向白璐哭诉，白璐也会为其解决方案。有一次白璐为了帮许如愿接回孩子，甚至不惜冒着与心上人错过约会的风险，只为其解决孩子事宜。另一厢，郭子黎为了孩子的未来决定不再做董丘情妇，故而远赴美国。在此期间，爱红

妈妈对郭妈妈给予金钱与力量上的支持，其中更包含浓厚的女性情谊，陪伴郭子黎跨越那段殊不轻易的过去。以上二者显示了姐妹情谊在困境时雪中送炭的本质，女性总会在彼此需要支持之时，以实际行动表明女性的共同立场。

《黑恋》明又絮和其养母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母女关系，但在情感层面呈现出女性情谊互助的重要内涵。明又絮因宝仪之死受打击而匿迹于散心，独留养女宝路、宝旋在绿竹阁。明老太认为年轻人对教导小孩尚懵懂，她身为长辈既有义务担起责任，只因“母代女责，又絮办不到，当由我代劳。”¹⁰³她对照顾小孩的六婶出手阔绰，只要求她不可常搓麻将而对孩子疏忽照顾。小女孩极需真挚关怀，希望疼爱她们的人常伴左右，故明老太决定搬进绿竹阁照顾俩小孩。明老太是又絮的养母，而宝路、宝旋是又絮的养女，明老太与她们皆属于无血缘关系的女性关系。明老太“母代女职”表面上是母亲替女儿承担责任，但从深层而言，明老太是弥补一位女性无法履行的母责，主动为两名幼年女性提供成长关怀。这种女性互助的行为，和女性情谊的逻辑是一致的。

女性情谊是女性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它反映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觉醒，以及女性从个体自觉到同性结盟的转变。女性情谊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让面对困境的女性能有精神依靠。柏一的小说中正是以女性情谊展现她们在父权社会的相互扶持、包容，映出女性之间因情谊而得以调节在社会、生活、两性情感关系中的各样矛盾。

¹⁰³ 柏一，《黑恋》，页179。

柏一书写女性情谊的同时，也以反向式手法呈现女性的自我厌女倾向与女性之间的雌竞。自我厌恶是女性厌女症（misogyny）的症状之一。¹⁰⁴在《生命交叉路》，惜樂儿潜意识认为，石琴在二者友谊中始终占据高位，而她则是抬头仰望的低窟。因她觉得石琴是优秀女性，而她无非是见不得光甚至无人过问的淫贱命。即便她成为当红影后，社会民众依旧对她极不友好，议论其“很造作”“你猜她被包多久”等。惜樂儿因内在自我轻视与外在社会贬低的双重否定下，使她在友情、爱情里感到自卑，以至有厌女倾向。

惜樂儿在友情中的自卑倾向也进一步发展成雌竞心理。嫉妒、妒恨是割裂女性之间的纽带。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缺乏社会资源，而归属于男性是女性获得资源的方法，故女性会为寻求男人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¹⁰⁵惜樂儿和石琴因男性的存在和职业冲突导致友谊破裂。惜樂儿被资本方要求游说石琴进剧组，可她是抗拒的，害怕造成二人“互相侵犯”的局面。石琴结识与惜樂儿有过一夜情的男人应嗣鬲，相处之下二人竟也互生好感。石琴为了靠近应嗣鬲故答应他接下配角。然而惜樂儿是此剧的女主角，她对此感到友谊被出卖，只因石琴拒绝她却转头却答应另一男子，甚至他与惜樂儿有过一夜情。惜樂儿对于女主角的主权有绝对执念，可石琴第一次拍戏展现出超高演绎天赋，让惜樂儿察觉到职业威胁。女性的嫉妒导致二人冲突进入白热化状态，惜樂儿把与应嗣鬲有过性关系来之事刺激石琴，以至石琴平静冷淡的眼眶升起“一团最庸俗善疑的女子才会有的怒火。”¹⁰⁶后来，新剧女主人选定为石琴而不是影后惜樂

¹⁰⁴ 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再男女身上并不对称，男性为“女性蔑视”另外的英文翻译为“women hating”，女性则为“自我厌恶。引自：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页2-3、202。

¹⁰⁵ 上野千鹤子，《厌女（增订本）》，页207-210。

¹⁰⁶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101。

儿。石琴虽致力修补二人友谊，最终还是以惜樂儿表达“擦肩而过”结束友情。惜樂儿看淡世事后则退出演艺圈，呼应了《生命交叉路》的主题，惜樂儿与石琴的人生原本天差地别，却在误打误撞中对调身份，二人在未来也朝各自方向迈进，不会再迈入下一个交叉点。

柏一的反向书写并非否定姐妹情谊的价值，而是为了揭示女性意识觉醒的真实发展困境。小说描写了姐妹情谊的可贵，却又因现实社会与有限资源产生同性冲突，这种书写策略即丰富了女性形象，也更展现了女性意识的多维。

第三节 “娜拉式出走”：女性成长的自我修整

娜拉是亨利克·易卜生于1879年创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该剧描写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从相爱到关系破裂，最终以娜拉出走为开放式结尾。海尔茂代表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娜拉则是追求家庭地位平等的妇女，因此“娜拉出走”在文学作品中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名词。¹⁰⁷刘征指出，马华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小说中开始出现“娜拉出走”的女性形象。¹⁰⁸然而

¹⁰⁷ 娜拉出走是19世纪西方女性解放的启形象。娜拉的出走毁坏的是女性“在家里”的契约，二是毁坏了妻子“为丈夫工作”的契约，摆脱了“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的契约规范。娜拉不再把“贤妻良母”单纯当作女性的唯一角色，她的出走忤逆了“自然”“文化”，因此被视为蕴涵“解放”的思想融合。（引自：吴毓鸣，〈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页99。）关于“娜拉出走后怎样”鲁迅曾断言“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在作品《伤势》中也指出了第三种命运，即挣扎过后，郁郁而终，随即在五四期间引发了一股“娜拉热”的写作潮。引自：向若怡，〈娜拉出走后怎样——浅析“五四时期”女性追求解放所面临的困境〉，《长江丛刊》2020年第17期，页8。

¹⁰⁸ 刘征认为马华女性面对来自南洋的父权压迫，马华女作家笔下的“娜拉”充满了出走的决心，其中有商晚筠《疲惫的马》、李忆著《女人》，柏一的《烟烧一颗心》亦有此特征。引自：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190。

1990 年代距离《玩偶之家》的创始距离过百年之久，现代文学中的娜拉出走模式也发生了众多变体。¹⁰⁹

在 5 部小说中，女性面临情感困境时，皆不约而同以“娜拉出走”作为自我调节的方式。柏一笔下的“娜拉出走”并非是《玩偶之家》娜拉的复刻，而是呈现了女性的复杂情感逻辑。在传统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以无限耐心包容男性不足。柏一却打破男性对女性的这一期待，叙述女性直接离开的选择。她们出走也为了逃避问题，是女性成长与寻找自我的过程之一，表现出女性情感层面的自主意识。

《黑恋》明又絮经历养女宝仪被奸杀致死，其玄龙娱乐琐事与家中关系一团糟，再者对方盛追求八年之久感到情感迷茫。一系列事情让她压力重重、心理疲倦，并“渴望呼吸不同的空气”，于是她匆匆出发便抵达异乡。散心期间，她并未透露身处何地，只留报平安的只言片语。明又絮调整心情后欲返马，却被偏激追求者汤巴特纠缠，一股气下说出方盛是其爱人，可见这段时间的“出走”思考让她成功察觉自己对方盛的依赖与情感。

《生命交叉路》惜樂儿面对雷汉池的猛烈追求感到迷罔。她认为他是优秀男性，应有善果，不应遇上她这个被命运诅咒的女人。她无法回应雷汉池的情感，因观念上的变化使她迷乱自困。她不知自己想什么、该要什么，于是计划

¹⁰⁹ 韩冷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娜拉”变体有许多种，一部分是描写女性从父母主宰的旧家庭中逃离，代表作有胡适《终身大事》、鲁迅《伤逝》等；还有一部分是描写女性从丈夫主宰的旧家庭中逃离，代表作有矛盾《虹》、苏青《结婚十年》等。（引自：韩冷，〈现代上海女作家文本中的“娜拉出走”〉，《保定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页 73。）柏一“娜拉出走”的反抗父权则意味相对减弱，更侧重于女性在情感困境中的自我调适与暂时抽离。

彻底自我抛掷，辗转世界各地。但出走计划赶不上变化，她被雷汉池车祸的消失留住，导致出走不成。

《北赤缘》尤加南因婚挫伤感、情人冷淡态度让其退回第二性位置，以致她认为世上竟无其容身之处。于是她决定出走到佛寺，望修经念佛可制止心中妄思妄念，从而寻得心灵上的平静。无论前夫或情人找上佛寺，尤加南一概不见，可见其是以逃避之举来维持心境平和。尤加南被出轨与要求退回“第二性”位置是父权压迫女性的典型事件，而她的出走是对父权的抗议，也是情感的自我修整。

《画城倾情》离婚妇女程竹沁与富家子弟翟瑀的感情一向不被外界看好，况且翟瑀尚未完成离婚手续。二人在外国散心期间欢愉一夜，竹沁趁凌晨夜色悄无声息离开。即便她已怀孕，大腹便便时也并不打算坦白。全文在翟瑀找到竹沁时便完结了，竹沁的选择成了开放式结局。竹沁出走主要认为二者的恋情复杂，难以被世俗所接受，不相信翟瑀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女性未有充分充分的准备和信心，绝不造次行事，故竹沁怯退消失，拒绝将自身命运托付于男性身上。

《大户·幻》白璐与郭宇挺的恋情遭到郭母反对，因郭母的儿媳妇人选是好友之女，即昏迷不醒的陈爱红。白璐无法理解为何他在家事和情感困身之际还让她与其母亲见面，认为他不顾往后爱人与家人的矛盾。当情感纠结或困惑时，白璐觉得应该离开问题根源所在，才能更好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等待男友处理矛盾。在父权社会，男性通常优先维护自身与家庭利益，而非女性需求。因此白璐和程竹沁对男性的不信任，是女性长期受父权社会影响所造成的，于是二者皆选择短暂离开，独自思考情感的归属。

上文女性在情感关系里由“被动选择”转变成“主动选择”，虽未解决困境问题，但她们以“娜拉出走”来捍卫情感自主权，标示女性在情感中的主体位置和意识觉醒。这种修整性“娜拉出走”是女性无法改变传统情感结构下，通过暂时出走来的自我保护方式，更契合当代女性面对情感困境的真实选择。

第四章 现代女性情感观念的嬗变

传统父权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女性的情感与婚姻往往受礼教规范束缚，被认定结婚生子是女性最终人生归属。20 世纪初，女性在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其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在书写中便一发不可收。女性的情感解放书写发展至千禧年，其情感实践呈现更为多元。

柏一笔下的女性，其情感逻辑不再依附于传统的婚恋结构，而是趋向于更开放与自主的表达方式，其中包括不婚、同性、利益为主的情感取向。传统礼教为维护正统，强调女性该三从四德，且极强调女性贞洁，唯可与丈夫发生性关系。¹¹⁰ 柏一描写的女性却与之不同，并拥有多元的灵肉观。女性的爱情不再依附婚姻之上，而是根据情感体验不断重构情感认知，且非常重视精神共鸣。本章主要围绕女性的婚姻与恋爱观、灵肉观，并且从女性的精神层面切入，剖析其情感取向以探讨现代女性情感观念的嬗变。

¹¹⁰ 中国传统礼教重视女性贞洁观。秦始皇统一后，官方倡导贞节；汉代通过表彰贞节女性制度加以强化。“从一而终”与“三从四德”等观念在社会中广泛推行，使贞洁成为衡量女性的重要标准。（引自：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变迁史稿（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 124。）西方的父权制文明要求女性保持贞洁、捍卫贞操与荣誉，因此其只能禁闭于婚姻之内。女性的性行为若不受婚姻许可，即被视为错失、堕落，会引起社会对其责备、蔑视。男性认为和一个女性有过性行为，即为“占有”了她，若该女性与其他男性有过性行为便会被认为是“不洁的”，因她已被其他男性的体液“弄脏”。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 376。

第一节 超越传统恋情：现代女性的超前恋爱观

柏一笔下的女性摆脱以婚姻为核心的单一两性情感结构，呈现了女性多样化与复杂的恋爱观。

《黑恋》明又絮是不婚主义者，婚姻于她是“毫不浪漫、毫不神秘，甚至单调得无所谓对错的事情。”¹¹¹ 她认为若找对人，爱情终究会淡化，半辈子默无言；若找错人，便是吵闹打骂。弟弟劝解她“女人始终要有个归属”，她评其“满脑子古旧”，尽显对婚姻的睥睨。面对方盛的八年追求，明又絮多次表明对恋爱、结婚、生子并无向往。在她的认知里，恋爱需受尽情苦，嗟天怨地郁郁而终，冤家最终又在下一世碰头，情爱的痛苦只无限循环。明又絮的亲生母亲私生活混乱，切换过许多男人，而她在“男人与女人淫笑抚弄争吵打斗，啥事都一股脑在嘎嘎吱吱的一张床上干”¹¹² 的环境长大。再者，她两位兄长的婚姻不和睦，故其不婚甚至恐婚的思想，相信部分受到家庭因素影响。明又絮言 90 年代最多人演的人生便是：“恋爱、结婚、生子、离婚、再婚、再生子、再离……”¹¹³，她认为聪明人不会如此糟蹋人生。明又絮的不婚主义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清楚意识到婚姻不必然带来幸福，反而会造成冲突重复发生，因此非常排斥“女性必须归属婚姻”的传统规范。

《北赤缘》顾西辰为人英姿飒爽，气质中性。她认为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稀罕交男友，反而对闺友尤加南暗生情愫，并多次表达爱意。西辰陪尤加南

¹¹¹ 柏一，《黑恋》，页 3。

¹¹² 柏一，《黑恋》，页 65-66。

¹¹³ 柏一，《黑恋》，页 90。

赴台修佛期间，直接向其挑明情义，直言长期不见她是为压抑心底感情，期间对她甚想念。她支持加南远走修佛，即便此举让她自己遍体鳞伤。顾西辰的恋爱取向偏离传统，她对男性持否定态度，并将性别从恋爱规范中抽离，把情感投向同性关系，体现出对传统异性恋结构的排斥。

《生命交叉路》惜樂儿自称是一名将性与爱联想在一起的“女妖”，她急欲摧毁一切神圣事务，享放誉荡不羁之名。惜樂儿视浪荡为前卫，经常与容貌上乘的男性发生一夜情，且享受性爱带来的愉悦。对于爱情，她可以轻易爱上和忘记“他”，他们是情人非男友，于她人生毫无意义。她认为男友只能是优渥富裕且为她提供钱财的男人，即便他拥有“丑陋大肚腩”。她为金钱利益甘愿与中年人夫积奇交往，且承认自己是“蛆虫”，离开恶臭尸身便无法生存。惜樂儿之所以情感扭曲缘由于幼年时受养父尤老爹的性侵，使她身心受虐，故成年后发展成情欲放荡之人。惜樂儿与高积奇的恋爱关系不以“爱”为核心，而以利益交换为目的，侧面消解了传统恋爱观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女性对情感规范的反叛。

《大户·幻》郭子黎插足他人婚姻，为爱情甘愿为董丘情妇，为其诞下私生子。董丘甚少陪伴母子俩，故以物质作为补偿。他常向外人介绍郭子黎是其最爱的“女人”，可见董丘未将郭子黎视为妻子，但她仍视董丘为顶梁柱。后来，郭子黎受尽委屈和外界嘲讽决定离开他。郭子黎的情感选择体现了女性在爱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她虽以爱情为名介入董丘婚姻，并甘愿成为母亲，但其举对一夫一妻的伦理秩序构成了冲击。而她的离开标示女性在经历情感幻灭后，对不平等关系的抽离，体现了女性由依附走向觉醒的转变。

董敏敏丈夫发现妻子与弟弟董玄恩有染，故二人闹离婚。之后，董敏敏回国与董玄恩再续男女情缘。姐弟二人本各有家室，却为了爱情，插曲他人婚姻。二人虽是非血缘关系的姐弟，但却是名义上的亲人，此恋情依然属于乱伦关系。二人之举不排除受家庭影响，其父亲董丘有许多姨太太，且其中三个还是小姨子，导致两代人的家庭关系混乱。二人成长于伦理秩序崩坏的家庭环境，导致其对亲情与爱情的界限彻底模糊，难以判断伦理标准。二者的恋爱观颠覆了传统伦理，反映了个体在家庭秩序崩坏背景下，缺乏对情感与欲望界限的认知，从侧面揭示出传统恋爱规范在现代两性关系中的瓦解。

第二节 身体与情感：灵肉关系的多重形态

在女性文学中，“灵”和“肉”具有重要地位，二者皆是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关键因素。女性之所以区别于男性，除了身体结构的差异，也体现在两性不同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因此，文学作品多通过书写女性身体经验与精神世界建构其形象与主体意识。¹¹⁴在柏一的小说中，女性身体在不同关系中会呈现不同状态，其情感表现也会根据心灵而调整改变。本节将分析女性在不同恋情里的身体与情感表现，进而探讨灵与肉的多重结合形式。

在《生命交叉路》，惜樂儿的两性关系呈现出灵与肉的多重结合形态。惜樂儿作为高积奇的情妇，明确意识到其目的不过“占尽榨财制人之便”，故不

¹¹⁴ 苏畅，《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灵肉观”》（吉林：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6-7。

执着“正宫”之位，但在金钱驱动下，她会自愿为他“张开双腿”。在此过程中，惜樂儿的主体意识支配了身体，并把“利益”置于客体位置，使性关系转而服务于功利目的。她与高积奇的性关系建立在身体与利益交换的本质基础，不承载女性的真实情感投射。在性爱互动中，高积奇迷恋她高翘的臀肉，“摸着咬着便会身体发热，甚至幻想吞噬惜樂儿的身体”¹¹⁵，然而结果每每是惜樂儿“把他熔掉”，使其变成“一滩泥浆”。她在事后刻意以赤裸玉躯挑逗对方，直至其再生出“他妈的，干一次”的欲望诉求。每当高积奇因她“呼吸急促而高耸颤抖的乳房”¹¹⁶导致气息紊乱、动作急迫之时，惜樂儿便会将其喻为“淫欲旺盛，精力衰竭的可怜虫。”¹¹⁷这一描写使女性在性关系结构中得到权力反转。高积奇自以为在性爱中占据主导，但惜樂儿却认为她才是“性”的掌控者，得以操控与玩弄高积奇充满肥肉的身躯。每次结束性爱后，惜樂儿熟练收下报酬，却无法填补身心空虚。由此可见，即便她在身体层面取得主导权，其情感却依旧处于缺席状态，呈现出灵肉分离的状态。

以浪荡闻名的惜樂儿清楚，男性靠近她皆为其美色与身体。可追求者雷汉池却带给她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与高积奇的肉欲关系形成鲜明对比。雷汉池首次带惜樂儿到其住所，她以为他会携她“直捣龙床”进行“怀孕生育的大任务”，却没想只见到其收养的两个小孩。在倾听雷汉池叙述养子故事过程中，惜樂儿第一次体会到何谓爱。他趁机吻惜樂儿，让她领悟原来吻不一定是“性”

¹¹⁵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 25。

¹¹⁶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 47。

¹¹⁷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 47。

的战具，也可单纯为“爱”。惜樂儿在午夜慕然搂紧雷汉池，用身体语言亲热表达愿意交出身体，可他的举动却让她出乎意料：

“他的下额抵在我裸露的肩，我料定他下一个动作是掀翻我短小的浅褐丝罩，伸进指尖触揉我性感的乳晕。但他只是很轻缓地抚摸我的背部，像呵护一个婴儿。”¹¹⁸

雷汉池压制欲念，让惜樂儿感受到被爱的真切感觉。雷汉池发至内心疼惜她的灵魂，非如其他男人般迷恋她的身体，让惜樂儿明白，性非爱的前提。雷汉池通过灵性化的亲密接触，促使惜樂儿从原本受欲望主导的情感认知发生转化，重新建构对爱的灵性理解。在二者恋爱关系中，女性的身体不再作为欲望承载，取而代之是情感抚触对肉体的安抚。惜樂儿由经历“有肉无灵”到“灵先于肉”的女性经验，揭示了部分女性调节灵与肉时的情感困境。此类描写表现女性清晰了解爱是超越性欲的存在，为灵肉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与呈现角度。

《北赤缘》尤加南认为血肉之躯私欲难禁，非一纸婚姻法令所能束缚。在此观念之下，尤加南出差期间与陆海阁幽会，两人始终秉持高洁情操。即便情到深处，也仅止于轻吻其唇，尤加南正是因这种近乎崇高的情感表达甚为感动。二人之恋只停留于“有爱无性”的层面，从而攀登至更高的、超乎性欲的纯情与浓情并蓄的境界。尤加南未离婚，故幽会时并未违背道德纵情肉欲，即便发展

¹¹⁸ 柏一，《生命交叉路》，页140。

至“尽管贞洁烈女，到此也当宽衣解带”¹¹⁹的临界状态，二人仍能及时止步。二人对性的悬崖勒马并非否定欲望，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节制，旨在证明婚姻之外亦可存在冰清玉洁的真爱，即“重真情，轻肉欲；有执着，却不迷失。”¹²⁰二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灵高于肉”的情感形态，个体在承认欲望的同时，对欲望自觉节制，使婚外恋情维系于精神层面，实现肉欲的升华。在此过程中，爱不再以性欲为核心，转而依附性灵的共鸣展开，强调情感上的精神契合。

5部小说中，仅有3次关于身体性爱的描写，其中唯有《大户·幻》结尾的性爱场景呈现出“灵肉合一”的形态。白璐经历“娜拉出走”的情感寻觅之旅，最终被男友郭宇挺找到。她已看清自身性灵，决定遵从内心，把身心交付予对方。当晚，二人留宿牧民的蒙古包即丧失理智，展开身体与心灵的交融。白璐“主动与被动的”迎接雄性的热情，显示出其在性爱关系中是自愿且投入的：

“其白皙娇嫩的胸乳被他的唇片呵护，粉红晕影上因他而动情尖挺的乳峰也被温柔吮吸，并深入感觉其两腿之间湿润的颤动与滑进。”¹²¹“她也舔吸他为她淌出的每一滴汗水，接受他带给她的每一分快乐。”¹²²

此描写呈现出情感驱动之下，女性身体对男性的回应，使性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单向释放¹²³，转而成为情感相互认同基础上的身心融合。白璐愿以身体主动承受

¹¹⁹ 柏一，《北赤缘》，页88。

¹²⁰ 何野，〈北赤缘编剧的话〉，页199。

¹²¹ 柏一，《大户·幻》，页239。

¹²² 柏一，《大户·幻》，页240。

¹²³ 正常的性交使女性从属于男性，即便女性在阴道痉挛的情况下，男性还是也能以勃起的阴茎克服和肌肉力量强行使女性屈服。女性是性交中的客体，男性不在乎同床共枕的女性是否有性

男性欲望，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对身体与情感的交融整合。二人于交融一体的忘我之境中，呈现了女性情之所至时，与情人达致“灵肉合一”的形态。由此，性不仅是生理行为，也是承载爱情和情感的重要途径，为抽象的“爱”提供了落脚点，展现了爱的具体形式。

综上，柏一通过描写女性不同的情感体验，呈现了灵与肉的复杂关系，其中包括“有肉无灵”“灵先于肉”“有灵无肉”“灵肉合一”多重形态，反映出现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对情感认知和身体意识的重构。

第三节 精神共鸣的爱情追寻：女性情感再归属

随着现代女性主体意识逐渐醒觉，女性的情感关系评判标准已由婚姻规范转向精神层面的内在体验。哲学家恩格斯指出：“如果根据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就只有爱情继续存在的这种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¹²⁴ 此理论强调了爱情在两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一段关系无法回应个体需求时，女性便会打破情感关系框架，迈向心灵与精神契合的下一段关系。相较于把结婚视为义务的传统观念，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更重视情感上的相互理解，精神共鸣更成为建构女性情感归宿的重要途径之一。此节将结合女性的情感体验，分析其在情感匮乏与困境的两性关系中，所作出的选择如何揭示现代女性的情感观。

交意愿、也不在乎女性在性交中是否得到快感，因为男性只关注射精的满足感。引自：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页134-135。

¹²⁴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指出若婚姻内的感情已消逝或已被新的爱情所排挤，那离婚对两性与社会都是幸事。引自：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页80。

《画城倾情》程竹沁的婚姻常年处于失衡状态，婚姻已无法为她带来喜怒哀乐的功能，使其陷入长期匮乏情感的婚姻困境。在此情况下，她对丈夫翟瑀产生了男女情愫。程竹沁与翟瑀初次相遇时，一向清冷的她，仅与对方交谈数句，便在内心感叹其面容并耳根发热，如其所言，“莫名其妙地为一位陌生男子面红耳赤。”¹²⁵随后相处中，程竹沁逐渐发现二人思想上的高度契合，并从中获得情感满足与共鸣。程竹沁与翟瑀皆处于不谐婚姻之中：前者的丈夫沦为赌徒 6 年之久，后者的指婚妻子则患有疯病，且嫁于他之际已怀有情人之子。二人在了解彼此情感处境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认同与心灵共鸣。在精神契合的推动下，程竹沁即便面临“背夫”的道德指责，仍愿与翟瑀一同抛下世俗，短暂前往向往的田园生活。她的举动标示其情感归宿由婚姻制度转向心灵的认同，呈现了女性在情感困境中对真爱的追求。

《北赤缘》尤加南的婚姻建立于社会规范基础上。当初她与丈夫岑洛川结婚，只因二人联名购置的婚房已可入住，加之周围朋友陆续步入婚姻，故二人顺势结婚。二人的婚礼严格依循礼教程序，使尤加南认为“婚姻是两个人去满足大众的事”¹²⁶，显示其婚姻并非是情感推动的成果。岑洛川婚后对尤加南照顾有加，她却对这种近似父兄关怀感到不适，认为其缺乏年轻夫妻应有的激情。尤其丈夫从未主动亲近她，“不会热烈地吻她撩抚她”，未让她感到作为女性被渴求的情感需求，使其在婚姻关系中难以建立真正的情感归属。相较之下，情人陆海阁所带给她的情感体验截然不同。尽管二人在澳洲初遇仅相处 6 小时，却在短暂交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心灵碰撞和精神共鸣，开启了如书所题的“北赤

¹²⁵ 柏一，《画成倾情》，页 9。

¹²⁶ 柏一，《北赤缘》，页 32。

缘”即北方男子陆海阁与马来西亚赤道女子尤加南的情缘。尤加南感受到陆海阁真心奉她为“敬爱的女神且狂爱的异性”，此种尊重又掺杂欲望的情感，使尤加南重新认识两性之间情感永恒相吸的逻辑。正是这种心灵与精神上的契合，使尤加南在婚姻之外重新寻获属于自己的情感归属。尤加南的感情线呈现了其情感归宿由制度婚姻转向性灵共鸣。可见女性在缺乏情感回应的婚姻当中，往往会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情感认可，以弥补婚姻无法提供的情绪价值，进而对真爱再次展开追寻。

《生命交叉路》惜樂儿是一名浪荡女子，自幼被养父性侵，加之成长过程中“身边的大人不会看她一眼”，使其不信任男性，且难以建立爱情与友情的情感认同。因此，惜樂儿与男性之间的恋情或性关系往往只停留于表层的身体关系。雷汉池的出现打破了惜樂儿的情感认知。他认为“唯有孤儿才真正了解孤儿”，因此经常携惜樂儿去见其收养的两个孩子。惜樂儿与俩小孩相处时，自认她是最了解他俩需求之人。尽管她一度因雷汉池收养旧情人之子而产生嫉妒情绪，但当对方解释其行为源于对孤雏之怜时，深切打动了同为孤儿的惜樂儿。二人因幼年同为孤儿的经历，逐渐建构了情感层面的共鸣。雷汉池洞悉惜樂儿内心的创伤，以柔情抚平她幼年被性侵的心理阴影，使她不再自卑，不再视己为低贱的“烂船”。惜樂儿对雷汉池的情感，建立于共同经验的基础之上，使其情感不再停留于身体层面，而是转向心灵与精神层面的认同。因此，她重新确立自身的情感归宿，并主动追求以心灵共鸣为基础的爱情形态。所以她爱上雷汉池后，甘愿为其改变，最终斩断与积奇之间的包养与利益关系，实现了“身体依附”到“情感归属”的转化。

结语

总结而言，本文对柏一的 5 部长篇小说即《黑恋》《画城倾情》《生命交叉路》《北赤缘》和《大户·幻》中的女性书写展开研究，并重点探讨其中两性形象建构、女性意识的多维呈以及现代女性的情感嬗变逻辑。

研究发现，柏一在小说中持续呈现都市女性在社会与两性关系交织中的复杂生命经验。她塑造了职业型与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女性无需在经济方面依附男性，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传统分工模式，同时也描写了许多性格各异的角色，展现了女性的多种可能。柏一也通过男性形象的负面呈现，揭示被父权制赋予权利的男性在家庭、情感中对女性的迫害。此类男性在语言、行为与情感层面上呈现施害者形象，共同构成女性困境的外在来源。

在女性意识层面，角色通过婚姻自主、身体与生育主权确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仅如此，女性情谊的书写建构了女性之间的情感网路，体现女性因共同经验而主动形成互助关系的联结意识。与此同时，资源竞争使厌女倾向与雌竞现象并存于女性关系之间，展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复杂。关于“娜拉式出走”亦非女性反抗父权的表现，而是更接近于女性的自我情感成长与修整策略，体现了女性在情感的主体性。

在情感观念层面，女性将情感中心从婚姻制度转向精神共鸣与契合的追求，突破女性以婚姻为归宿的规范，呈现了女性传统情感观念的瓦解，其中的表现形态包括不婚主义、同性情感等非传统情感模式，对传统秩序造成冲突。柏一

也将书写视角置于女性身体，呈现女性复杂的灵肉观念，如“有肉无灵、灵先于肉、有灵无肉、灵肉合一”等多种状态，反映了现代女性对身体经验与情感认知的重构。当婚姻无法回应女性情感时，其会转向精神层面的情感认同，使精神共鸣成为新的情感归属。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柏一的长篇小说，以跨越 22 年的创作时间段，呈现其女性书写的特征与独特性，弥补了学界对其创作整体研究不足的问题。本文也试图以文本细读法为主，辅以女性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构建两性形象、女性意识、情感嬗变的三者分析途径，将女性体验置于社会背景中加以揭示，从而揭示女性行为、主体意识以及情感观念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马来西亚城市化进程、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及婚恋观念转型之间的关联。

此外，本文仍存在研究局限性。笔者仅将研究限于长篇小说，未纳入柏一的其他文体作品，例如其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和散文等，导致无法对照不同文体中，其女性书写的策略差异。本文也尚未将研究对象与马华女性文学谱系之中进行历时性比较，亦未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女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本文虽深入揭示了柏一的长篇小说的女性书写风格，却无法判断该风格与特征是马华 6 字辈作家的共同书写取向，抑或是马华女性文学在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整体面貌。

基于此，柏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跨文体的女性书写研究以及与其他马华女性文学作品作对比分析，以此更全面地呈现马华女性文学整体的演变与发展逻辑。不仅如此，柏一的作品主题丰富，除了女性书写之外她也关注许多

社会问题。¹²⁷她亦被称作“人生派作家”，擅长对人性与其心灵世界的细致描摹，以浪漫主义叙事方式呈现爱情，这些写作特质亦值得成为未来深入拓展的方向。¹²⁸

¹²⁷ 黄熔对柏一的作品主题进行归纳，认为有许多作品是以马来西亚社会问题为题材，譬如种族融合、弃婴、儿童受虐、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等。此外，柏一在 1990 年代末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此特色的增设亦值得被关注。详见：黄熔，〈从遍阅人生到佛性的皈依——马华女作家柏一小说创作主题研究〉，页 26、28。

¹²⁸ 雷达评柏一的小说句式很短，只吐露有限的几句话，却擅长在精短的容器里尽可能植入深永的人生沧桑和哲学意味。引自：雷达，〈在当代中国女性作家参照下一一看柏一的创作〉，《红疯子》（吉隆坡：大马彩虹出版，1999）页 131。

引用书目

专书

1. Alice H. Eagly.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7.
2. 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柏一,《北赤缘》,吉隆坡:台北中医诊所,2005。
4. 柏一,《大户·幻》,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6。
5. 柏一,《黑恋》,台北:方智出版社,1994。
6. 柏一,《画城倾情》,台北:方智出版社,1995。
7. 柏一,《生命交叉路》,台北: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8. 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许文荣、孙彦莊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22。
10.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11.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2. 王艳芳著,《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 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变迁史稿（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 中同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专章

1. 何野，〈北赤缘编剧的话〉，《柏一读你》，页198-201。吉隆坡：文运企业有限公司，2007。
2. 雷达，〈在当代中国女性作家参照下一一看柏一的创作〉，《红疯子》，页131-133。吉隆坡：大马彩虹出版，1999。
3. 孟沙，〈被赤缘于世界杯——看柏一处理婚外情〉，《柏一读你》，页187-190。吉隆坡：文运企业有限公司，2007。
4. 杨锦郁，〈李忆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江泓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188-211。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总会，1999。

译著

1. 埃莱娜·西苏著、米兰译，《美杜莎的笑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2. 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合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4. Luce Irigara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 Carolyn Burke,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理查德·克鲁格、徐再荣等译，《烟草的命运》，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6. 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 康奈尔著、柳莉等译，《男性气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9. 伊莱恩·肖瓦尔特著、韩敏中译，《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0. 约翰·克劳·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11. 易卜生著、潘家洵译，《玩偶之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期刊论文

1. 陈虹，〈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页42-47。

2. 陈宇, 〈黎紫书小说〈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 《青年文学家》2022年第2期, 页66-68。
3. 古大勇, 〈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页43-47。
4. 韩冷, 〈现代上海女作家文本中的“娜拉出走”〉, 《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页73-75。
5. 黄熔, 〈从遍阅人生到佛性的皈依——马华女作家柏一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2期, 页26-28。
6. 黄晓娟, 〈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页158-163。
7. 栗多贵, 〈东南亚华文女性文学的传统意蕴与嬗变〉,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2期, 页52-55。
8. Katy Day et al, "Warning! alcohol can seriously damage your feminine health",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1 (Apr 2004): 165-183.
9. 刘征, 〈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 《学术界》2015年第2期, 页187-192。
10. 龙森祥, 〈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古文今创》2020年第38期, 页11-12。
11. 龙雪津, 〈青年婚姻道德观的变迁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页75-78。
12. 骆秦、潘碧丝, 〈戴小华的女性意识解读〉,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 页79-86。

13. 马峰, 〈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定位与超越——以马华、新华及印华女作家为参照〉,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 页64-71。
14. 马峰, 〈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页72-77。
15. 马峰, 〈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页41-48。
16. 乔以钢, 〈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 《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 页28-33。
17. 吴毓鸣, 〈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页99-104。
18. 向若怡, 〈娜拉出走后怎样——浅析“五四时期”女性追求解放所面临的困境〉, 《长江丛刊》2020年第17期, 8-9。
19. 徐榛与郑有轸, 〈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页68-75。
20. 杨冬红, 〈站立起来的“夏娃”——浅析90年代女作家女性意识的高扬〉,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页61-63。
21. 杨启平, 〈马华文学: 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页81-85。
22. 杨绍军, 〈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书写〉,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页19-22。

23. 张敦福，〈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页 85-95。
24. 张亚萍，〈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页 41-45。
25. 张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姐妹情谊”叙事〉，《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 年第 3 期，页 264-273。
26. 张自春，〈边缘的开放性：黎紫书论〉，《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0 期，页 23-31。
27. 郑榕玉，〈传统樊笼内的卑微人生——中国文学女性形象探微（一）〉，《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1 年第 3 期，页 41-45。
28.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 年第 2 期，页 71-83。

访谈

1. 柏一主讲、李婷欣主持，〈柏一台大专访摄录专辑〉，国立台湾大学，2024 年 6 月 1 日，访谈，26:18，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Ud_VFcOHgVpbu7UVtTmqoRS4N7CrXPJx。

学位论文

1. 陈素玉, 《商晚筠、李忆筠及黎紫书小说中的婚恋与自我》,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硕士学位, 2019。
2. 林金平, 《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 刘淑海, 《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4. 马遥, 《欲把关怀寄酒樽: 当代城市青年女性饮酒行为实践研究》,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5. 苏畅, 《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灵肉观”》,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6. 吴晓芬, 《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文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7. 杨启平, 《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8. 邹明球, 《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档案

1.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09311468049816917/pdf/No
nAsciiileName0.pdf](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09311468049816917/pdf/No
nAsciiileName0.pdf)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5, *Women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Gaining Momentum*,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Pg16-17. <https://researchrepository.ilo.org/esploro/outputs/report/Women-in-business-and-management-gaining/995372289202676/filesAndLinks?index=0>

社媒内容

1. 柏一, 〈柏一 (作家) 简介〉, Facebook, 2023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7mE8Yymb3>。

网路资料

1. Index Mundi, accessed 4 April 2026, *Malaysia -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ttps://www.indexmundi.com/facts/malaysia/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utm_source.com
2.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accessed 15 December 2025, *Malaysia Vital Statistics: Marriages & Divorces*, CEIC Data, China. <https://www.ceicdata.com/zhans/malaysia/vital-statistics-marriages-divorces>
3. Institute of Islamic Understanding Malaysia, accessed 10 April 2026, *Why More Women Are Petitioning For Divorce*, Malaysia, https://www.ikim.gov.my/en/why-more-women-are-petitioning-for-divorce/?utm_source.com